人和叢書

# 良心

詩悌著

洪天賜教授捐贈

# 良心

詩悌著

人和文藝叢書之六

人和文化出版社

# 人和文藝叢書出版緣起

編委會

自從我國獨立以來，作爲多元民族中兩大支柱——巫族與華族——之一的華族文藝，就一直江河日下。究其原因，是社會體制的變動，新舊思潮的衝突，舊的毫無生機而當權把勢，不爲時代青年所接受；新的則在野而不能合理成長，因而滿目蒼涼！

尤其上層階級，多數不重視文藝，出版、發行機構都「在商言商」，賺錢第一。

直到近年，許多有地位、有名譽的人物，開始發覺，缺乏文質彬彬的風雅，終歸於粗鄙！乃率相發言，表示愛護文藝。然而，空言無濟於事；嘩衆取寵，也難得逞！不過，總算沒有落空，後起的少壯人士中，有「人和文化出版社」，願意替民族文藝工作者出版叢書，以實際行動表現推動文藝發展的工作。這個工作，是否仍然受到口喊愛護民族文化，實際踐踏民族文化的對抗呢？唯有待諸事實作證了！

這部叢書，選稿原則如下：

一、以多元民族公平合理與團結的思想內容，受到鼓勵；反對種族主義的狹隘思想的作品。

二、要進步、健康的作品；反對灰、黃色作品。

三、文字通俗流暢將受重視；反對不知所云的文字。

但是，編委會與出版社是兩個不同的機構，並無從屬關係，出版的書籍內容，能否符合君子協定？只有讓讀者們嚴正的監督與批評，建議和愛護。若出版者，或編委會有出現缺點與偏差時，得以及時糾正。是我們懇切的期望！

（一九七五年十月廿五日）

# 目　錄


一　禮物……1
二　對面屋的女人……11
三　捉賊……22
四　五角錢……34
五　千里尋夫……45
六　骨肉……50
七　築橋……57
八　良心……64
九　罪……71
十　中了……76
十一　傻子……82
十二　花紅……87
十三　接力賽……92
十四　意外……100
後記

# 禮物

## (一)

朱副經理坐在辦公室內，不斷地吸着煙，他正在絞盡腦汁在想辦法。

大家都公認，朱副經理是最有辦法的人，不僅朋友這麼說，就連他的上司也對他讚不絕口。

只要朱副經理稍微動動腦筋，辦法總是有的。他之所以會擢陞到副經理這個位子，正是因爲他的辦法使得的緣故。

年底又到了。

他想，對上司嘛，應該要有一些兒表示。

在以往，他每逢年底總是選擇一個適當的日子，在總經理「府上」專誠拜訪，送上一些「小意思小意思」的禮物，大家談談，「聯絡聯絡」感情，甚至還來結拜什麼義兄義弟的。

而第二站，就是拜見經理馬先生，同樣送上一些「小意思」其實價值不低的禮物。

他一直在想馬經理那句話：小朱，今年你不用送禮給我和楊總經理，我們現在是三兄弟了，大家連成一氣，看看要送什麼禮物給董事長好了！記着，三兄弟之中，你最會動腦筋，你最有辦法，想想看，要送什麼禮物好呢？

今天已經是第二天了。

朱副經理想來想去都想不出什麼禮物最恰當。

## （二）

忽然，一陣急速的電話响聲打斷了他的思潮，他立即拿起聽筒，急不及待地問是誰，原來又是馬經理來催促他。

他理了理頭髮，整了整衣着，雙手在大衣上輕輕地掃，掃落一些塵埃。他走到馬經理的辦公室前，輕輕敲了敲房門。

「進來！」

他把門慢慢地推開，那身子挪進了辦公室之後，又轉過身子，小心翼翼地把門關上。

他快步走到馬經理的枱前，問：「馬經理，有什麼吩咐？」

「小朱，」馬經理的聲音很弱：「我叫你想的東西，想好了沒有？」

「馬經理，你是指送給楊總經理的那一件嗎？」

「嘿，」馬經理有氣沒力地說：「嘿，難道我沒有告訴過你嗎？」

「沒有呀！馬經理。」

「唉！你眞沒記住……」

「是我沒記住，馬經理，我該打！」朱副經理說。

馬經理看了看他一眼，微微地乾笑幾聲，接着說：「哎！對啦！對了，你坐呀！坐呀，還客氣什麼？」

「是是是！」朱副經理口雖這麼應，却仍然站立着不敢坐下來。

「小朱，我和你一樣，尤其現在我們同坐一條船，要互相照應才是，所以這次……。」

說到這裏，忽然，又一陣電話聲響。

馬經理全神貫注在聽電話。

馬經理的臉色往下沉。

馬經理的額上泌出了不少汗珠；他放下電話聽筒，急忙抽出手帕揩去汗珠。

「小朱！」馬經理的聲音有些兒抖動。

「吓…… 什麼事，馬經理。」朱副經理就是這樣有辦法的。馬經理前馬經理後的，使馬經理聽了，就算有滿肚子牢騷，也不便發出來。

「剛才這個電話，是總經理楊先生打來的！」他呼了一口氣說。

「原來是總經理！」

「他說，禮物的事…… 呀，對了，這件禮物，我們剛才還提到，不是要送給楊總經理，是楊總經理要的！」

「馬經理，這件禮物是要送給誰呢？」朱副經理明知故問地說。

「這是楊總經理要的，而且相當重要，他已經來過好多個電話催促了，這件禮物，應該是送給董事長的！」馬經理說。

「馬經理，照我的淺見，最好還是撥個電話給總經理問明白要送給誰，這樣才容易想出什麼禮物來，而且……。」

「哈！小朱，你眞是一言驚醒夢中人；太好了！」馬經理拍案叫絕：「好，好！我馬上撥電話給他！」

## （三）

馬經理正想伸手撥電話時，突然，電話聲又响了。

「哈囉？」

「馬經理嗎？我是老楊呀！」對方說。

「楊兄，有什麼吩咐嗎？」

「剛才說那件禮物，現在只剩下幾天的時間必須儘早辦妥！」

「是的，總經理，不過我想知道一下，這件禮物是打算要送給那一位的呢？」馬經理順口問。

「你問這個來幹什麼？」

「因爲知道了，才容易想出適合的禮物來呀，對方才會滿意呀！」

「這很好！我是打算送給我們的董事長的，不過，這件禮物，最好是適合男的，也同樣適合女的。早想辦法。」

「是，是！總經理！」

電話很快收了線。

馬經理和朱副經理又再商量。

「小朱，你也聽到了，這禮物果然是要送給董事長的！」

朱副經理聽了之後，縐起了眉頭，苦思了一陣，然後說：「馬經理，我們的董事長，幾乎什麼東西都有了，他還缺乏些什麼呢？」

「頭痛就在這裏，董事長家中可說是無所不有的，所以，楊總經理和我都想不出好東西來，現在呀，得看你的功夫了！」馬經理嚴肅地說。

「我看呀，再過一兩天，我才答覆你好嗎？」

「好是好，不過，楊總經理催得急，還是愈早愈好！」

「那，馬經理，我告辭了。」朱副經理說完，即退出經理室了。

（四）

放工時間很快到了。

朱副經理滿懷心事地回到家裏，突然，他家中豢養的一頭小狗，遠遠看見了主人，就搖搖尾巴奔上前來，幾乎和他撲個滿懷。

這時候，朱副經理靈機一觸，喜上眉梢，連家門也不進入，撇下了公事包和小狗，馬上掉頭走進汽車座內，飛也似的開走了；而小狗看看主人這怪異的行動，跟隨奔到大路旁，向那絕塵而去的汽車張望，滿肚子的疑惑，牠覺得：主人變了！

（五）

「馬經理！馬經理在家嗎？」他奔進了馬經理的大廳，緊張地忙問道。

這時候，馬經理已由房內出來。

「你想到了嗎？」馬經理問。

「我想到了！」朱副經理得意忘形地答。

「喂，你跟我來。」馬經理示意朱副經理說話輕聲些，而後引他進入書房內。

「究竟是什麼禮物呀？」馬經理似乎比朱副經理更緊張。

「是一頭小狗！」朱副經理歡欣地說。他想：馬經理應該會感到歡喜的，他正等待馬經理的反應！

「是一條小狗？你這傢伙，原來是狗吧了！這有什麼了不起？」馬經理大失所望地說。

「馬經理！」朱副經理被澆了一盆冷水，仍然悻悻地說：「聽說董事長最喜歡的那一頭小狗在最近『香消玉殞』了，依我個人的看法，如果我們能送一頭小狗給他，而且比那頭死去的多莉小姐更美的，擔保會令他喜愛的。」

「嗯，你的想法可說相當有道理，不過，我還得和楊總經理商量才作最後的決定，決定之後，我再通知你。」馬經理很勉強地答道。

朱副經理走了。

馬經理馬上撥了電話到楊總經理的家。楊總經理約了他到附近一家酒吧面談。

## （六）

「楊總經理，我想，董事長現在沒缺乏什麼東西，如果說有，那該是一頭小狗，這樣可代替那頭死去的多莉。你還記得嗎？多莉死去的時候，令他的姨太太傷心了好多天，而董事長也爲這頭小狗而傷心了好久的，如果眞的能代替多莉，我看，這不是很有意思嗎？」馬經理把身子湊得很近很近的。

「老馬，也許我的年紀大了，想不出這些好東西來，還是你使得！」楊總經理大讚馬經理夠靈活。

「那裏，那裏，如果沒有楊總經理的關照和提拔，那有今日呢！楊總經理，你太客氣了，你多才多藝才眞！你眞能幹，在你領導有方之下，公司的業務才蒸蒸日上，今後還希望你老兄多多關照！」

「是了，聽董事長說，近來要擴展業務，又因爲我年紀大了，所以，他想委任一位副總經理呀！」楊總經理慢條斯里，特地放些風聲出來似的。

「那楊總經理找到了適當的人選沒有？」馬經理登時透出了貪婪的眼光。

「到目前仍然沒有！」

「那楊總經理請高抬貴手，爲小的推荐推荐，則終身難忘啦！」

「這個當然，」楊總經理說：「因爲你已爲我想出了這一項有意義的禮物！你知道嗎？董事長有的是錢，要什麼，就有什麼，目前，他要得到的，應該是一些心愛的，能眞正令他開心的東西。如果這頭小狗送過去，我可能又可分到一些公司的股份啦！老馬，事成之後，總不會虧待你的！」

## （七）

兩天之後，朱副經理不知從那裏弄來了一頭雙色小狗，而狗尾巴已被砍掉了，只剩下一吋長左右，據說，只有這樣才夠「美觀」。

按照市面上的價錢，這麼一頭小狗至少二百元的代價。

朱副經理小心翼翼地替小狗洗了澡，弄乾洗淨後，才

將牠送到馬經理的家中。

馬經理接過小狗之後，他想起楊總經理的一番話。想到他將藉這一頭狗陞任爲副總經理時，這一夜，他實在沒法子入睡，索性將狗安置在自己的睡房，也不理太太的反對了。

第二天，他特別早起床，將狗送到楊總經理家中了。

楊總經理特別吩咐太太爲小狗頸上佩綢布的花環，這麼一來，小狗顯得高貴了許多了。

馬經理這天也不上班，特地留在楊府看這頭小狗，正當他們欣賞小狗的姿態時，楊府的老女佣上前來，說家中的孩子病了，要向東家借錢爲孩子看病！

「哎呀，亞彩，前天才發薪給妳，怎麼這樣快就用光了呢？」楊總經理大聲喝道。

「頭家，你知道啦，最近膠價下跌，而雨又多，我男人沒工做，而孩子又要上學，這幾天給雨淋了，就這樣病啦！所以才向你頭家借錢看病。」老佣人哀求地說。

「嘿！我管不了這許多！那些薪水怎麼用法？才兩三天吧了！」楊總經理埋怨地說。

「頭家，那六十元有什麼好用呢？是啦，現在什麼都漲價了。頭家，我順便想問問你，我在你們這兒工作了十二年了，我現在第一次向你開口，希望頭家加我一點點薪水，不知道可以嗎？」老佣人有氣沒力地說。

「妳呀！怎麼可以這麼說呢？妳怎麼忘了，以前妳沒有工作做，我才『多隆』妳，安插在這裏做，妳怎麼還想到加薪呢？其實呀，我本身工作也是從來沒有談過加薪的呀！亞彩，現在不知多少人沒有工作做，妳有這份工，已經算是幸運啦，別再提加薪的事！好啦，好啦，妳要借多

少錢，快說，別再嚕囌了！」楊總經理說完，順手摸出一張紅和一張青色的鈔票，伸過去給老佣人亞彩，說：「夠了吧！我不得空，妳別再嚕囌了。」

老佣人沒法子，只好退了下去。

「喂，老馬，你看，這小狗多好玩，董事長準會喜歡的。」

接着，楊府廳中傳來了一陣陣的朗笑聲。

## （八）

聖誕節到了，錢董事長雖非教徒，不過，有錢人就喜歡湊湊熱鬧。

「錢董事長，這個小意思，希望董事長笑納。」楊總經理客氣地對錢百萬說。

「哎呀，都叫你們不要破費的，怎麼送這麼多禮物來呀！」錢董事長招待着來賓，當看到這個會走路的「禮物」時，大家都圍攏過來，把錢董事長、他的姨太太和楊總經理圍了起來。

錢姨太太把小狗抱了起來，好不歡喜，而錢董事長開心極了，楊總經理發出了勝利的微笑，在錢百萬的這麼多總經理群中，要算是楊總經理最會討老闆的歡心。

每年聖誕節，錢總經理必分發一個紅包給總經理群中其中一人，紅包中並非什麼，就是一部分的股票，果然，楊總經理又得到了這年的紅包了。

而馬經理和朱副經理雖然也出席這個宴會，由於大人物太多了，他倆只有佔末席，不過，楊總經理領紅包，他們也沾了一分光似的。

## （九）

新的一年來了！楊總經理果然實現諾言，馬先生當了副總經理，而朱副經理也當起經理來了。

因爲志同道合，楊總經理，馬副總經理和朱經理私下已結拜爲義兄義弟，打算有福同享，結果更是緊密合作。

兩年轉眼過去了，他們三人撈得腦滿腸肥的，他們也起了新屋子，置了新汽車。有許多場合，他們三人都是一同出入。

# 對面屋的女人

## (一)

「亞弦呵，我十分歡喜你搬進來我們這兒住，不過，我有一個條件，其實也不算什麼條件，我是要你好而已，你搬進來住之後，千萬不可和對面屋的女人來往。」

當我來看房時，包租婆已經叮囑再三了，當時，我沒有考慮就答應了她。我想，包租婆是一片愛心而已。

新居的環境倒是不錯的，尤其這兒的人都習慣早睡，晚上九時，大都已經進入了夢鄉，而我剛放工回來，正好看書寫信，偶而涼風吹來，精神特別好。

我被調來這兒的工廠工作，是因爲廠里正需要一些比較熟練的技師協助，以便工作更加順利進行。由於是新廠，生產量不如理想，所以幾乎每天晚上都得做四個或三個小時的超時工作。

## (二)

今晚回來後，洗了個澡，就伏在桌上給家人寫信，信中告訴家人我的生活情況，起居飲食情形而已。

當我寫完信後伸個懶腰時，抬頭望向窗外，奇怪，怎麼對面屋子還有燈光呢？我揉揉雙眼，定睛一看，是一個女人倚窗眺望，我心裏一怔，這個女人，莫非就是包租婆所說的那個女人嗎？爲什麼包租婆勸我不要和她來往呢？還警告說如果和她來往就不歡迎我住在這兒呢？想來想去，眞是百思莫解。

平日，我一大清早就匆匆忙忙踏脚車上班，直到晚上九時左右才回宿舍，所以，對於自己周圍的一切，都瞭解不多，甚至根本就不知道，工作太忙碌了，連朋友也少交。

再看對面屋，那女人仍然佇立不動，好像在想什麼似的。忙了一整天，已累得很，明日還得工作，我於是熄燈休息了。

（三）

早上起來，爲了要趕上時間把信寄出，所以提早了半個鐘頭出門。當我把脚踏車推出門時，見對面屋的女人也正好出來，我怔了怔，向她點點頭，笑一笑，算是一種禮貌。但我們彼此都沒有開口。

到了工廠，和工友們同進早餐。想起昨晚，想起今早，我便走到住在我附近的一位工友面前，輕輕地問：「小李，住在我對面屋的那個女人，你認識嗎？」

小李眼瞪瞪地盯住我，好生奇怪地問：「怎麼！就是那個四眼妹？」

「咦，對了，她是戴眼鏡的，她的人長得相當……」

「瘦瘦的，白白的！」

「對啦，就是那個。」我驚喜地說。忘記了其他工友在場。

「喝，她是這兒的女教師！」

「原來是女教師。」

從小李的口中，我得知這位瘦瘦的女教師來這個小鎮執教已經兩年多了。

當我問起其他問題時，小李却顧左右而言他，不是故意廻避，就是答非所問。

經過了這一次的查問，我獲得了一個印象，就是人們對這位女教師好像沒有什麼好感。

這晚，回到宿舍，我見包租婆的小兒子未入睡，便和他聊聊。

「小李，怎麼還不睡呢？」

「媽媽沒回來呀！」

「怎麼這麼遲呢？九點啦！」

「是呀！……」

小李的話未說完，門被打開了；我見包租婆匆匆地跑入房來。

「亞弦，你眞的是天天晚上都工作到八點多才放工嗎？」她滿臉疑問。

「是呀！新開工廠，要加班才行，不然，會更加吃力的。」

「我就擔心你不是做工，可能，可能是！……唉，夜了，睡吧，明天再說。」包租婆拉着小兒子入房睡覺去了。

她的幾句話，已經說得非常露骨了，莫非她在懷疑我？她以爲我在騙她，我眞不明白她在搞什麼的。

一個星期過去了，一天早上，雨下得非常大，我在門前扶着脚車，看看屋外的大雨點，也看看手錶，心中好不焦急，我想，今天準會遲到了。

忽然，對面屋子閃出了一個人影，就是她——那位女教師，她匆匆忙忙張開雨傘，大步踏向前，而狂風暴雨仍然呼呼吹打着，她的裙脚被潑濕了，她的高跟鞋也進了水

，我正想開口招呼之際，一陣狂風刮來，她的雨傘隨風一斜，衣服也被潑濕了，但她仍然大步踏上前。

我登時口瞪目呆了！

我萬萬料想不到，平日弱不禁風的她，竟然不肯向暴風雨低頭。反觀我自己却躲在屋簷下，一陣陣慚愧的感覺湧上心頭。

她穩健的脚步，一步步走遠了，在風雨中消失了。

當我從沉思中醒回來時，已近八時，我於是騎上脚踏車，披着雨衣，猛力地踩踏着。

一路上，我失望極了，我看不到她那瘦瘦的影子，她跑得眞快，眞快。

雨天過後，便是太陽柔和的晴天，奇怪得很，幾個早上都不見她上學！

我忍不住問起包租婆。

「哎呀！你有眼睛，你不會看嗎？你可以看她的窗呀！」

對呀！一言驚醒夢中人，我怎麼沒注意到她的窗呢？她的窗口是開着的，我想，她一定是病了！

一個星期天，我沒上工，也無需加班，於是，我趁包租婆不在時，靜悄悄地跑到對面屋子，輕輕敲門。

「誰呀？」是她的聲音。

「亞弦呀，住妳對面屋的！」我的聲音有點兒抖動。

打開了門，她點了點頭，有禮貌地問：「進來坐嗎？」

「我以爲妳……？」

「進來啦，進來啦！呃，不用脫鞋，我也沒脫鞋的！」

我進入廳內。

一櫥的書，和幾件簡單的傢俬佈置別緻，窗前還掛了一幅對聯，蠻有意思的。

「你剛才說甚麼的？」她端上了兩杯白開水。

「說出來不好意思，那天見妳冒雨上學，幾天沒見妳出門，還以爲妳病倒了呢！」我發出歉意的微笑！

「你倒是好關心別人，謝謝你。我沒有病，現在我不是好好的嗎？我的學校放假了，你不知道嗎？」她笑笑，這時候，我才清楚地看到，她的臉色有些兒蒼白，但很清秀，很有氣質的。看了第一眼，不免想看第二眼，而她的眼角告訴我她的年紀已不小了。

「放假了？」

「是呀！相信你是外州來的，我們這裏是星期五休息的，而星期六也沒上課，在上星期四我們已開始放假了，下雨那天，也就是星期三，我要分發成績單，所以，必須要準時到校；我班上有幾位小學生遲到了，都是有錢人的子女，而窮家的孩子們却一個個冒雨來領成績單，把漂白的白鞋都弄污了，我好感動，這幾天就伏案塗塗一兩篇稿，却是眞實故事，我希望開學後貼在壁報上，作爲全校同學的模範！」

「好呀！想不到妳是一位好老師！」

「那裏，這是我們的責任，要花多一點時間在準備教材上，所以，我很少出門的！」她笑笑說。

「難怪啦！時時看不到妳的！妳是本地人嗎？」我問：「我是森美蘭州人，在首都工作一個時期，現在調來這兒新工廠協助一段時間就要走了！」

「我也是外坡人！年輕人多走一些地方更好，多見識

嘛！」她說。

第一次見面，我不好意思呆在她家太久，就在半個鐘後，我告辭了。

第二天，她回老家去了，是她在臨別前告訴我的。

我到她的家去的消息，竟然不脛而走，而且不少人作免費宣傳。

但是，問題來了，竟有一些同事勸我，少和這位女教師來往爲妙！

在開始時，我不知道他們的用意是什麼，而後呢，我略知一二了。

這時候，我又想起包租婆的勸告了，她要我不可和對面的女人來往，但却不說出原因來，我眞是搞得更糊塗了。

（四）

「亞弦呀，你是我的同事，我才向你說出眞心話，你不管怎樣，也不要和這位女教師來往，不然的話，你是自尋煩惱，對你並沒有什麼好處的！少來往，就少麻煩！」

「亞弦，你爲什麼要去惹她呢？難道你看不出她不是好女人嗎？……」

「我老早就告訴過你，你搬進來這兒住的唯一條件，就是答應我不要和對面那女人來往的，而現在呀，你竟偷偷摸摸和她來往，亞弦，你想得太天眞了些，你以爲我不知道，唉，你要瞞別人，可瞞不了我嘛，你知道嗎？我在這兒住上了卅多年，什麼人我都清楚，斷不會冤枉好人，你年紀輕輕，有大好前途，要好好地珍惜自己才是，怎麼

你答應過的話現在却反悔，年輕人，這怎麼行呢？要聽老人家的話，別和那女人來往，總之，你答應過就要做到呀！這樣才是君子！」包租婆似有大條道理，在我耳邊嘮叨一番。

（五）

爲了避免閒言閒話，她回來之後，我將事情眞相和自己的苦衷告訴了她，也少和她來往了，萬萬想不到，她這麼說：「我早就料到會有這麼一天。」

（六）

過了一個時期，那幾位好友又在我身邊說話了：

「亞弦，你知道？那個女教師今年幾歲了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卅二歲啦，老處女！你想想，如果是一個正當的女人，這個年齡，有這麼好的職業，怎麼會嫁不出去呢？……你想想看，想想就有答案啦！是不？一定有問題，一定有問題的，所以呀，以前我勸你別和這種不正當的女人來往！沒有錯吧！我不會害你的，是不是？」

「亞弦，我告訴你一個秘密，我告訴你了，你千萬不可以告訴任何人，這是大秘密呀！有關名譽地位的，不是開玩笑呀！你先答應我呀！其實，我知道你不會洩漏，我才決心告訴你。

「其實，我老早就想告訴你，但又怕你反感，也怕傷你的心，所以，一直等到現在才告訴你。」

「你不要太緊張，要鎮定一些才行。」

（我意味到一件重大事情要來臨，心臟跳得好厲害）。

「你有沒有聽說過，爲什麼這位女教師這麼瘦呢？」

「營養不足嗎？不可能！有另外的原因呀，我就聽人家說……。」

他突然停了停，眼瞪瞪地看着我。

「你不要太緊張呀！我聽說，她曾經墮過胎！」

我不相信我的耳朵！

眞的嗎？一個女教師會這樣嗎？

我滿腦子問號，滿腔怒氣，好似一座將爆發的火山！我忍不住，立即站了起來，打算馬上趕去問她，要問個明白。

「喂，你怎麼啦！坐下來！坐下來！冷靜一些，冷靜一些！」這位朋友一把拉着我，我掙脫了他的手，奔到門前，但是，不知什麼時候辦公室的門早已下了栓，我怒氣冲冲地問這位朋友：「你打算怎樣？」

「怎樣？哎，老弟，有什麼權去追問人家？她是你什麼人？憑什麼問她的私事？還有呀，你冷靜下來，我還有話要告訴你。」

「你說，快說！」我生氣地答。

「我知道你會去問她，年輕人容易衝動，好，好，你可以去問，你問她爲甚麼到現在還不結婚？爲甚麼每個教師都不想呆在這個小地方，而她却要？是不是另有苦衷？是不是要逃避現實？」

「還有，她來這兒兩年多了，爲甚麼老是躲在屋子裏不出來？是不是見不得光？」

「老弟，還有呀，你可問她是怎麼進入教育界的？有人說她爲了進教育界尙陪了人家睡過覺的，是不是？」說完，他開了門，匆匆地走了出去！

我的怒氣已平息了一半，我想：我沒有眞正去瞭解她；由於人們老早已對她築起了圍牆，我要瞭解她是不容易的！

爲了她的事，我決定搬家。

找到了另外一個住處，我返回舊居收拾東西，包租婆有些傷感地說：「亞弦，我所有的房客中，你是最聽話的一個，但想不到，你竟會爲了一個女人而搬出這兒，不過，我是爲了你的好，你要搬出，那我是沒有辦法的。」

就這樣，我搬出了舊居。

放下行李之後，我匆匆趕到了她的家。

「什麼事呀！你走得那麼急？」她好奇怪地問。

「有重要事想問妳！」我開門見山地說出來因。

「坐呀！慢慢問，不要急，先喝杯水。」她端上來白開水。

「妳爲什麼還不結婚呢？」

「你眞奇怪的，問這個幹什麼？」

「妳答呀！」

「我不想結婚！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你眞是怪人，我們不可以談別的嗎？爲什麼老是問這些兒女私情的問題呢？談別的好不好？」她鎭定地答。

「妳有那麼好的條件，妳是一位教師，是很容易找到對象的！爲什麼不想結婚？」我單刀直入地追問。

「……。」

「有人說妳的壞話，有人說妳不是好女人，有人說妳

不正經，如果是眞，那妳就是因爲這些而不想結婚！對不對？」我見她不答，再緊逼地追問。

「還有呢？」她的臉色略沉。

「還有？妳要聽嗎？那些不堪入耳的話妳眞的要聽？」我生氣大聲地說。

「你說吧，我不會怪你！我是把你當弟弟看待，有話盡管說！」她仍然鎭定。

「好，妳聽着，有人說，妳能進入教育界是陪人睡覺換來的代價；妳曾經非法墮過胎，妳要逃避現實，所以不出門，所以到現在還不結婚！對不對？」

聽了我的話，她輕輕地搖了搖頭，也冷冷地笑了笑！

「妳不出聲，爲什麼？難道妳是默認了？是不？」我驚奇地問。

「小弟弟，你年輕，你激動，這並沒有什麼奇怪的。不過，你是否知道自己缺乏觀察力，缺乏判斷力呢？你會不會太容易相信別人的話呢？」

「在這個小地方，有許多人喜歡管閒事，甚至連放一個屁，整個小鎭都有人知道。」

「我是不喜歡自我辯護的人，我希望你明白眞相，對你來說，可增加一些人生經驗。你坐一會。」

她說完之後，進入房內，五分鐘後，她拿了一大堆的表格出來。

「很不幸的，我自小就多病，不過，從中學起，我的健康好轉了，我曾經打算要當護士的，而後來對文學有了很大的興趣。

「我考完了L．C．E．之後，就進入受師訓，畢業後，曾在好幾個地方任教，但是提起了教鞭，我的病又復

發了！

「我一直就是病着，一直胖不起來！

「由於身體不好，我喜歡孤獨，自己煮飯，自己看書，很少出門。

「不管我身體怎樣壞，不過，我的意志是 堅 強的！我不會因被中傷而激動，也無須自我辯護。

「這一大疊的看病卡，是我不打算結婚的最大原因，我自己身體壞，不想連累別人，對不對？

「你可以看看這一疊看病卡，還有醫生的囑咐。你就會明白一切的。

「而關於我的謠言，可能是一些追求不到我的人士製造出來的，但我不會去理會！事實總是事實！」

說到這裏，她停了停，將看病卡遞了過來給我看。

（七）

看了看病卡，心中重重的疑團，輕輕地化掉了。

「眞對不起，我也眞抱歉剛才的態度！希望妳原諒我！」

「大家對我的誤解，我都不放在心上，你又何必耿耿於懷呢？」她輕輕地說：「你認爲我這樣做對嗎？」

我點點頭。

帶着滿腔的歉意，我離開了她的家門，我的心湖也漸漸平靜下來，我終於明白了。

# 捉賊

「亞悌！亞悌呀！」

已是午夜了，怎麼還有人來找我呢？

「亞悌呀，開門啦，是我呀！」

是一個女人的聲音，好熟的：對，對了，是表姨媽。

「來啦，就來啦！」

我張開惺忪的雙眼，手提着煤油燈把門打開了。

一陣冷風吹過來。

表姨媽一頭亂蓬蓬的散髮。

「怎麼？又打架啦！」我吃惊地問。因爲表姨媽在這兒無親無故，受了氣挨了打多會到我們家來大吐苦水。

「不！不是打架。是我養的雞又不見啦！」表姨媽又氣又恨，恨那些沒有良心的賊徒。

「又不見了！」我奇怪地問。

「是呀，以往，我的雞偶而被偷走了，只不過是一兩隻而已，但是，今晚可糟啦，竟然被偷走了六隻，毛賊眞是越來越猖狂呀，哼，只會欺侮我老人家！有什麼了不起？有胆的應該去打有錢人的主意呀！」

表姨媽氣得七竅生煙，青筋畢露。

「現在打算怎樣？要報警嗎？」我徵求她老人家的意見。

「報警有什麼用？只是打草驚蛇而已，不如我們自己捉賊，好好地教訓他！哼，如果我還健壯，有他好受呢！哼！」表姨媽憤憤不平地說。

「妳是說現在？」我問。

「對！我們馬上就去！」這時的表姨媽似乎年輕了許

多，說話也有年輕人的「份量」，可眞說幹就幹！

「姨媽，這怎麼行？現在已是午夜十二點啦！」我無可奈何地說。

「對啦！我們馬上去追呀！」她想得倒是天眞。

「追？三更半夜又上那兒追？」我問。

「對呀，要上那兒追？」表姨媽頓時感到迷惑了，她喃喃自語。

「姨媽，妳什麼時候發現六隻雞不見了呢？」我問。

「是這樣的，傍晚，我餵了豬，就去趕雞回雞寮，我算過了，一共是六十三隻，不，是六十二隻，上個月被賊徒偷了一隻。方才，我肚子有些不舒服，便到雞寮後面的廁所去一趟，經過雞寮時，發現門已被打開了，我用手電筒一照，算了兩遍，只剩下五十六隻，我沒有算錯，眞的不見了六隻大肥雞；所以，我馬上來找你，打算去追賊的！」她說。

「賊可能早就溜走了，我看，追是瞎追，不如不追吧！」我說：「表姨丈呢？妳爲什麼不叫他來呀？」

「哼，別提那死鬼啦！一提我就生氣！他呀，一天到晚不做工，只會去賭去飲，我命好苦！」表姨媽兩眶熱淚幾乎要掉下來。

「姨媽，妳可別想太多了，妳回去休息吧，明天我割膠回來後，再找妳商量，好嗎？」

她點點頭，默不作聲，慢慢轉過頭去，回家了。

X　　X　　X

想起表姨媽的身世，我心裡就不好受。

是的，她的一生充滿着不幸，但，她從未因而軟弱下來。

她嫁了一個不好的丈夫，不理家，更不做工！

她沒有兒女，她也沒有親戚，但，她和媽很要好，因此，就這樣認是表姐妹，也就成爲我的表姨媽了。

每逢大節日，她總不會忘記送禮給我們，她養的雞和鴨。

表姨媽把我當是她的孩子一般看待，特別疼我。所以，有什麼事表姨媽多會和我商量。

X　　X　　X

「姨媽，聽妳上回說，好像半個月左右就不見一隻雞，對嗎？」我問。

「對呀！現在我想起啦，亞悌，似乎都是初一十五前後不見的。每一回失了雞，我都告訴你嘛！」表姨媽說。

「據我看，這賊很熟悉這一帶，我們不能追，但要埋伏，等他自投羅網！」我說。

「嘿，自投羅網，什麼自投羅網呀？」原來是我的鄰居亞生，他說：「亞悌，我找你不着，聽說你到這兒來，所以不請自來。對啦，亞三嬸，聽說妳的肥雞又被人偷了六隻！」

「是呀！半打，本來打算養肥牠們在中秋賣的，唉，現在被人偷了！」表姨媽說。

「亞生呀，我現在正在和姨媽商量捉賊之計，你也帮一把吧！」我笑說。

「應該，我也應該帮忙的！什麼時候去捉呀？」亞生問，他似乎對捉賊有濃厚的興趣。

「捉賊不必太多人，姨媽，我和亞生去就行了！妳留在家，到時眞有發現什麼不對勁，妳可通報別人帮忙，

好不？」我說。

「那怎麼好意思呢？」表姨媽說。

「這有什麼不好意思！本是應該的！」亞生搶先說了。

「我們什麼時候動手呢？」亞生又問。

「今天是初二，我們十四晚去守！好不？」我問他們的意見。

「好的，一言爲定！」亞生說。

X　　X　　X

「喂，亞生，冷嗎？」我問。

「不！」亞生小聲地答。

這是第一夜。我們在入夜後不久，就拿了兩條棍結伴到表姨媽的雞寮附近守候。

今晚，我們要好好地教訓那賊徒一頓。

我想：以表姨媽的看法，準不會錯的。她說，賊徒不會有太多人，大概是一個，最多也不會超過兩個，因爲每一回失去的雞只是一兩隻，可見賊徒的人數不會太多。

我想：今晚已是十四晚了，明天是農曆十五，賊徒很可能會出現，我們的預算大概不會差到那裡去！

已是十時了，仍然沒有動靜。

這時候，我們好緊張，彼此都可聽到對方的呼吸。

十一點過去了，仍然沒有聲息。

奇怪，上一回表姨媽說，是午夜十二點發現雞隻被偷的，如果到午夜仍沒有動靜的話，賊徒很可能不會再來了。

午夜到了，仍沒有反應。

當我們正想起立回家時，遠遠看到一個手電筒在掃射

！

「喂，亞生，你看，有人呀！」我壓低聲調說。

「是呀！」亞生也說。

火光愈來愈近，我們愈來愈緊張，而手中的棍也愈握愈緊。

這時，我想：下手時不要太重，免得鬧出人命，只要好好地教訓他們一頓就行了。

火光在三十呎外了，我們正想揮棍衝上前去，但對方喊了一聲：

「亞悌！」

我頓時呆了，怎麼這賊知道是我呢？

「是我呀！賊沒來過吧！」

原來是表姨媽的聲音。

「妳怎麼跑來的，我們幾乎打錯人呀！」我既氣又惱地說。

「亞悌，我很擔心你，午夜了還不回來，所以，我只好自己來一趟！」她不好意思地說。

「我們回去吧！改天晚上再來，捉到賊爲止！」亞生打破了僵局，我們回家休息了。

X　　X　　X

奇怪的是，賊徒似乎知道我們的行動，一連三天晚上都毫無動靜，而亞生與我都堅持一定要捉到賊徒，否則，絶不甘休。

十六的晚上。

在樹蔭下，我們繼續守候。如果睏了，我們便輪流休息一小時，直至午夜爲止。

已是十一點左右，在雞寮旁，除了蟲叫聲之外，一切

都在沉睡中。

我想：賊徒也許是瞭解到村中的人都早睡，才趁這個大好機會下手的吧！

遠處有個影子在閃動！

我心一怔，立刻把亞生推醒。

「喂，來了！」我緊張地說。

這是我平生第一次捉賊！

「小心！」亞生說。我們必須提防對方有利器。

我一手握棍，一手握着手電筒。

那影子愈來愈近，我的心愈跳愈快！

我想：我一棍落下去，必須把他打倒，否則的話，對方若有機會反抗，那危險性可就大了。

「上！」亞生大喊一聲。

那影子已在五十呎內了！

我忙把手電筒向對方眼睛射去，使對方首先眼花，然後下手。

「喂！喂！你們是……」

對方也喊叫起來！

當我高舉手中木棒，定睛一看正待下手時，我呆了一呆！

「停手！亞生……」

亞生也呆了！

原來並非別人，是表姨丈！

「姨丈，你……」我結結巴巴地說。

「你們是……」他似乎也呆了。

「姨媽說雞被人偷了，所以，我們是來捉賊的？」我忙解釋說。

「捉賊!?」他問。

「對，我們是來捉賊，已經是第三晚啦！」亞生也說。

「姨丈，你怎麼會……」我問。

「嘿，我……我……我也是來捉賊的呀！」他說。

「姨丈，既然有你在，我們就更放心，我們一齊在這兒等，好嗎？」我問。

「你們年輕人在這兒行啦！我回去休息！拜托你們吧！」說完，他掉頭就走。

「嘿嘿，姨丈，你怎麼走進雞寮去呀，這邊的路才是回家的呀！」我忙叫道。

他半醉半醒似的。

但，走了幾十呎，他又折回來。

「姨丈，什麼事？」我奇怪地問。

「有賊來了！」他說。

「有賊？在那兒？」我和亞生一同緊張問。

「你們聽！」他說。

果然，似乎有脚步聲！

但，更奇怪的是，那脚步聲並不像一般人的脚步聲！

「姨丈！」我小聲地問：「爲什麼這賊走路走得這麼怪呢？」

「唔，倒是奇怪！」表姨丈似乎也懷疑了。

這時候，我們聽到雞在竄動和輕叫聲。

又過了一會，有一隻雞在叫了，其他的雞似乎在惊慌！

我們感到奇怪，如果是賊，料不會輕易讓雞叫的！

雞在掙扎，一會兒，又停息下來。

「上！」我喊。

我扭亮手電筒，三人一同走上雞寮去，雞寮離我的守候的地方只不過是二十呎左右，我們準備揮棒，而表姨丈則負責打開雞寮門。

當手電筒照射進雞寮後，我們大家都吃了一惊！

原來是一條大蟒蛇！

「豈有此理，原來是這條傢伙！」亞生氣憤地說，說後揮棍擬向蛇頭痛擊！

「停着，停着！」表姨丈說：「牠逃不了的，慢慢教訓牠也不遲！」

「嘿嘿！這條大蛇呀，吃飽啦，走不動啦，所以嘛，牠逃不了！我們打死牠只是便宜了牠，索性把牠綑綁起來，扛回去才慢慢解決牠吧！」表姨丈果眞是經驗豐富。

於是，我們三個人找了繩子，一人以棍按着蛇頭，兩人將蛇身綁在一枝長棍上，而後，在蛇嘴上也綁了一枝小橫木，以防牠張口傷人。

把蛇綁妥後，已是凌晨兩點鐘了。

第二天，這消息轟動了小村莊。

下午，我們把蛇給殺了！先剝去牠的皮，而後取了牠的胆，再後是將蛇肉與白雞肉清燉！而表姨媽對表姨丈的「功勞」，當然是讚賞一番。

「亞生，你在想什麼？」

當我發現亞生看着那一套正在掛着的蛇皮發呆時，我忙問。

「奇怪嗎？」亞生說。

「奇怪？有什麼奇怪，這賊被我們逮住了、宰了、吃

了！」我高興地說。

「亞悌，你的頭腦爲什麼這麼懶呀？你想想，這賊眞是這條蛇嗎？」他問。

「你懷疑另有他人，不可能吧！」我說：「我倒沒發覺有什麼值得可疑的地方。」

「你想想，三嬸的雞是每半個月失踪一兩隻，如果眞是這條蛇的傑作，可能嗎？再說，如果這蛇果眞是吃了兩隻雞，被逮住的不是昨晚，而是第一次偷雞的時候，對不？因爲牠自由進入雞寮，吃飽後是無法溜出來的，因爲肚子太大了，而第二天三嬸去打開雞寮門時，一定會發現這條大蛇，對嗎？」亞生一口氣說了一大堆道理。

我沒法子不信服。這麼一來，我們要捉的賊仍然逍遙法外。

「怎麼辦？」我問。

「再去埋伏！」亞生堅決地說。

「什麼時候？」我問。

「今晚！」他說。

「亞悌，那賊徒在暗，我們在明，他對我們的行動瞭如指掌，而且加上昨晚逮了一條蛇，他們會趁我們鬆弛下來時出現，如果我的估計沒有錯，那賊徒很可能會在今晚出現，不但如此，而且會提早出現，所以，我們要特別小心！」亞生分析得頭頭是道，令我欽佩不已。

X　　X　　X

「亞生，已是九點多啦！」我小心地說。

「忍耐點兒，我想我的估計不會錯的！」亞生充滿信心。

等候是一件苦差，但，當你想像等候之後有了成績，

這種苦，是充滿着甜的滋味的。

九點半過去了，仍未有絲毫的動靜，而亞生却顯得更有信心，更加精神奕奕，我也被他感化了！

十點了！一片沉靜，只有蟲叫聲！

「看！」亞生推一推我的左手。

不錯，在小徑上，有人影在幌動。

影子愈來愈近。

在五十呎外了。那影子停了下來！

「亞悌！」

奇怪，又喊我的名字。

我正想開口時，亞生一把把我的口掩着。

我明白亞生的意思。

那影子走近昨晚我們守候的地方，看看沒人，他於是走到雞寮前，以純熟的行動把門打開，而後把手向內一伸。

我想，雞總會掙扎的。

但是，事實却恰恰相反！雞並沒有掙扎。

（我想：那雞總不會與他合作吧！）

那影子的手伸了出來，緊緊地握在雞的頸項，雞被提出來之後，那影子用雙手將雞的頭扭了兩扭，轉身就走了！

我正想衝上前去，但亞生又把我拉住了！

那賊徒已走了，離我們約有一百呎左右，亞生才把我拉起來，隨後跟踪。

「查個水落石出，這人好熟悉的！」亞生輕聲地說。

一面說，我們一面在後緊跟。

村子相當大，我們繞了一個大圈，終於到了終點！

那賊徒走進一間小木屋！

當我們走近小木屋時，聽見屋內有人在說話。

「喂，老鬼，我以爲你不來啦！」是嬌滴滴的聲音。

「寶貝，我怎麼會忘記呢？」是男的聲音。

「怎麼，只弄來一隻雞，那半個月內我不是要挨餓嗎？只吃青菜啦！」是女的聲音。

「唉，我給妳的錢，是伙食費，總可買肉吃呀！」

這男的聲音好熟！

「亞悌，他是——。」亞生問。

「是呀！像我表姨丈的聲音。」我說。

「奇怪！這是小寡婦的家！」亞生說。

「我看，他們來往已有一段時期，我表姨媽的雞被偷已有好一段時間。」我說。

「怎麼辦？這是家賊呀！」亞生問。

「是呀！我也不知該怎麼辦？」我說。

「依我看，還是告訴三嬸！」亞生說。「由她自己解決吧！」

「可能活活把她氣死！」我說。

「沒法子，只有她才能解決得了，我們是無能爲力的！」亞生說。

當我們從木屋旁走出，正擬轉過角落時，眼前出現了一個人影，我們吓了一跳！

「亞悌、亞生！」是女的聲音。

奇怪，是表姨媽。

「我知道了一切。」她很鎭定：「去叫你姨丈開門吧！」

我擔心暴風雨會來臨！

「去吧！」表姨媽的語氣很溫和。

「姨媽，可別太激動！」我勸她說。

「我會的，去吧！」

X　　X　　X

「姨丈，開門！」我一面敲門，一面說。

屋內一時傳來混亂的聲音。

「姨丈！」我叫道：「快開門呀！」

門打開了，只見一個少婦一臉慌張和蒼白，而且大腹便便。

「死鬼，出來吧！躲什麼！」表姨媽鎮定地說。

表姨丈出來了，很窘！

而那少婦，也很窘。

「是我不對，我未能爲你傳宗接代，我一直就感到不安。如果，你有了孩子，我不會怪你的。」表姨媽感慨地說：「亞悌，亞生，謝謝你們，你們回去吧！」

「對了，亞悌，方才我到你家去，但沒遇見你，所以才到雞寮去的，沒想到你們跟踪這死鬼，而我便在後跟着你們，所以，才知道這一切的！」

X　　X　　X

在歸途中，我有無限感慨！

# 五角錢

## （一）

劉蘭才放下肩上的鋤頭，就瞥見不遠處小孩子群中那個又瘦又小的孩子，那不是小強嗎？如果眞是小強，怎麼他有錢買糖和買「荷厘」玩呢？

把鎖匙開了門，把鋤頭放好，把笠帽和頭巾解下，她一步一步地走出門外，向着孩子群中走去。

小強一面在吃糖，一面和幾位小伙伴在玩「荷厘」，意興正濃時，突然看見了自己的母親走來，起初，他怔了一怔，而後急忙地將地上的「荷厘」拾起，轉身企圖拔步飛奔。

劉蘭見狀，大聲喝道：「走！有本領就走，今晚就不要回來，你休想吃飯，今晚餓死你這個小鬼子！」

這麼一喝，小強呆住了，一動也不動。

劉蘭再步上前，說道：「你手中的東西是什麼？拿來，我看看！」

對於這一道命令，小強心中有一萬個不願意，他想，爲什麼其他的小孩可以玩，而自己的媽媽偏偏不許自己玩呢？媽媽實在太狠太兇了。他緊握着手中的「荷厘」，沒有任何表示。

「拿來呀！聽到沒有，如果是龍（聾的諧音，略帶諷刺），龍就上天！」

小強把嘴一扁，就差些兒沒哭了出來，無可奈何地把心愛的「荷厘」交了出來。

「誰給你的？」劉蘭接過「荷厘」厲聲地責問道。

「……」

「爲什麼不說？是不是啞了？不敢說啦，我看你這個死鬼子一定是偷來的！」

「不是呀，人家買的喝！」小強滿肚子委曲地訴說。

「買？誰給錢你買？你那兒來的錢？……說呀，爲什麼不說？……。」

這時候，許多小孩圍了上來，大家都在看這母子倆在演活劇。

小強啞口無言，看來倒是理虧，抑或是作賊心虛不敢說了。

「好，不講就跟我回去！」劉蘭把小強的一隻手抓住，往屋裡走，一面拉着一面嚷道：「你這個鬼子，愈來愈學壞了，好呀，你車大炮嘴就爛的了，跟我回去，讓我用火燒壞你這個嘴巴。」

小強心裡一驚，一陣恐怖的感覺掠上心頭，忍不住哭了起來，忙叫道以後不敢了，以後不要了！哭哭啼啼被拉着走。

進入房內，小強雙手被綁了起來，劉蘭首先用鐵鎚將「荷厘」擊碎了。小強哭得更是傷心。

「好，你說不說，究竟你那來的錢？是偷誰的？快說呀！好呀，你以爲哭我就會放過你這個小鬼子，再不講，我就拿火來，拿刀來，燒爛你的嘴，割掉你的舌頭……。」

又是一陣強烈的哭聲。

如果在平時，小強會很快受不起這種折磨而道出眞相，不知怎的，今天他竟一反常態，對於錢的來源竟守口如瓶，這麼一來，劉蘭的疑心更加重了。

她果然把右手握着刀高舉，左手伸到小強的嘴，打算伸入口腔內把小強的舌頭拉出來割掉似的。

看熱鬧的小孩子們，個個目瞪口呆，他們想：再過一會，小強仍然堅持不講的話，舌頭就會被媽媽割去了，以後，再也沒有舌頭，再也不可能說話，也不會講騙話了。

劉蘭雖然大聲嘶喝，厲聲恫嚇，但小強只是放聲號哭而不答。刀起不了作用，她只好放下刀而點起火把，舉了起來，她不燒小強的口，而直逼小強雙眼，在烈火烘照下，小強雙淚直湧而下；又熱又痛的，小強實在忍受不了，只好哭着說：「是別人給我的五角錢，我沒有偷！」

「爲什麼不早說？」她大聲喝道：「是誰的？」

「是一個亞叔，他叫我不要告訴別人，他教我叫他亞我叫他亞叔的！」小強的哭聲放低了。

「在那裡？」

「在學校囉，他走了。」

（二）

究竟他是誰呢？爲什麼要給錢自己的孩子呢？更何況她逃到這個偏僻的小村莊來，連一個親人都沒有的。

她沉思了片刻，目睹這個可憐的孩子，自從出世以來，就沒有受到好好的照顧，也沒有爸爸在身邊，已經是夠可憐的了，如今自己竟用這種手段來迫他，於心何忍呢？更何況是自己唯一的孩子呢？她鼻子一酸，雙眼一熱，眼淚也禁不住流了下來。

爲了要查明眞相，所以，她決定設法子去查出究竟這個「亞叔」是誰了！

這一晚，她心情不好，實在打不起精神去煮飯燒菜，只煮了一壺開水，把冷飯加了熱開水，和剩菜下肚解決了母子倆的晚餐。

第二天早上，她隨着孩子到學校，苦等了一個上午，她失望回來。

中午過去了，她本想到菜園翻土種植蕃薯，但實在提不起勁。

她一直在想，一直在追憶，始終想不起這人是誰。

第二天，她如常到膠園中鋤草去茅，下午回來時，小強口中又吃着糖，這一次，她爲了要查明眞相，她再也不像上一回那樣用暴力手段了。她把小強喚回家，一同進午餐（工友的三餐，早晚兩餐吃飯，而午餐則吃粥）。不但這樣，她還夾了不少菜給小強。

這一餐，小強吃得開心極了。

「小強，今天那個『亞叔』又來找你，又給錢你，對不對？」

「嗯！」小強驚喜地答。

「怎不買『荷厘』呢？」

「你都打碎人家的！」小強半埋怨道。

「那個『亞叔』是怎樣的！」劉蘭問。

「噫！哪！就在門口！」小強大聲地說。

劉蘭眨眨眼，說：「小強，你愈來愈頑皮了，怎麼可以騙媽媽呢？騙人呀，雷公會劈爛你的嘴呀！」

「媽！我沒騙你呀，你看看門口！」小強說。

劉蘭轉過頭來，向大門一望，她幾乎呆住了！怎麼？怎麼會是他呀？他怎麼會找上呢門來呢？

「亞叔，這是我媽媽！」

「小強乖，小強聽話，到外邊去玩，好不好？」門口的那一位中年人溫和地說。

「亞叔和我一齊玩，好不好？」

「不了，外邊有很多小朋友，你和他們玩，叔叔和你媽好久不見了，我們談談。」

小強果然溜出去了。

## （三）

「蘭，妳變得好多了！」那中年人關懷地問道：「這幾年來，都好吧！」

「哎呀，好？好就不會住到這個地方來，對不對？」她打量着他。他並沒有什麼異樣，那一副不甚好看的臉，配上碩健的體格，穿著樸實。老老實實，外表雖不令人喜歡，但却有一副好心腸，如果不是他願意充當「未婚的爸爸」，自己眞不知如何見人。

「你呢？」

「我？還不是做雜貨店，還是妳爸爸教的功夫呢？是了，妳爸爸和媽媽呢？」

「哎，仁心，還是別提了，你走了之後，爸爸的生意自己是做不來的，終於病倒了，而生意也跟着走下坡，爸爸病逝了，媽受了打擊，送進紅毛丹精神病院了。生意我根本不會做，只好帶了小強來這裡工作，不知不覺，已經八年多了。那你應該自己當老板了！」

「什麼老板，只開了三間雜貨店而已，生意還過得去。」

劉蘭不期然地低首沉思了。

## （四）

昨夜在鏡子裡看見自己額上竟出現了微微的皺紋，她想：自己像廿來歲的少婦嗎？不像，眞的不像，自己憔悴了，漸漸蒼老了。

在八年前，自己不過是十九歲而已。

那年，爸爸的生意蠻好的，自己又是獨生女，而樣子也長得蠻好看，由於崇尚新潮，天天坐跑車，幾乎天天都有「爬地」。

仁心是爸爸店中的伙計，不知怎的，千方百計接近我，要找我談話，而且還藉口要介紹什麼好書給自己看，實在令人討厭，所以，在一本借給我看的書中，畫了一隻又老又醜的癩蛤蟆，也就是示意他這個癩蛤蟆別想吃天鵝肉。

我依然故我地參加「爬地」，盡情地跳新潮舞蹈。

有一次，我穿了一襲自己精心設計的低胸袒背的短迷你裙正想出門時，這個癩蛤蟆竟上前來勸我不要穿這種暴露的裙子，我當時眞的被他氣得七竅生煙，他不撒泡尿照照竟來教訓我，更何況是我自己的傑作呢？一氣之下，我當着許多伙計面前罵他是老古董兼心理變態，還說他的腦袋最好切下來送進博物館。

那一天，我狠心地痛責他，汚辱他，使他無容身之地，但他都忍受了下來。

在那一段鬼混的日子中，在數次酒後，我多次失身給幾位不同的小伙子。我想：這樣才夠刺激，這樣才是享受人生。

可是麻煩的事情來了，我不幸懷了孕，使我吃驚不小

，我當時謝絕了一切邀請，不再參加任何舞會，唯有偷偷地躲在房子裏飲泣，暗自神傷。

當時我曾經考慮到，如果去找他們，這批阿飛怎會承認呢？瑪莉不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嗎？她成爲未出嫁的媽媽，受盡他人的嘲笑和冷眼。我又怎麼能步她的後塵呢？

這一段極苦悶和憂鬱的日子，出乎我意料之外，仁心竟不念舊惡，依然送書給我看。

一天，他發現了我臉上的愁雲，不禁關心地慰問，面對着這麼一個善良的青年，我無法再隱瞞，終於滿臉淚水之下，將一切的經過情形告訴了他。

他雖然很激動和憤怒，但是他仍然理智地告訴我說：「再過幾個月，孩子就要出世了，他不能有媽媽而沒有爸爸呀！」

爲了這件事，我也傷透了腦筋。

「你打算怎樣？……」他的聲音哽住了。

此情此景，我能說什麼？我能做什麼？

「我看，妳如果不嫌棄的話，我願意和妳結婚！」

眞的嗎？我懷疑地看着他。

「蘭，妳別難過，事情到了這個地步，我們必須設法子解決，而不是退縮。我知道妳不喜歡我，不過，我們可以做一對掛名夫妻，待孩子出世之後才另作打算，妳看這樣好不好？我走了，妳仔細地想想，如果沒有更好的解決方法，我看妳還是照這個方法做了！」說完，他果然眞的走了。

我腦子裏一片混亂，沒法子靜下來，順手翻翻仁心帶來的書，這時我才發現這類書對我有很大的好處，我反而怪自己爲什麼不早些接受他的好意呢！

我在無計可施之下，終於接受仁心的建議，舉行婚禮作一對掛名夫妻。晚上，仁心就睡在沙發上，白天，他還得忙着協助爸爸做生意。

由於他睡眠不足，工作漸漸不如前，爸爸竟將他辭了。

## （五）

現在，仁心成了小富翁，但仍然未娶妻。劉蘭現在對着一個曾經被她辱罵而也曾協助過她的人，心中甚不好受，那深深的內疚實在無法形容。

「以前我汚辱了你，你有什麼感受呢？」

「沒有，沒有什麼。」

「不是吧，我覺得，這樣汚辱了別人，也降低了自己的人格。你還是老脾氣，不念舊惡。」劉蘭幽幽地說。

「蘭，妳瘦了許多。」仁心關懷地說。

「做這種工作的，怎會不瘦呢？而且也老了，是不是？爲什麼你不這麼說呢？我知道，自己變得太多，由一個千金小姐變成一個女工，由一個無知少女變成一個歷盡滄桑的少婦。

「蘭，別這麼說。我自從被妳爸爸辭了之後，我實在無顏再見妳，也激起我發奮的心，於是我拼命地苦幹，終不負所望開設了三間店，不過，這都是拜妳爸爸之賜。不然，唉……。」

劉蘭看看桌子上的碗，不竟啞然失笑地說：「哎呀，我忘了倒杯開水給你，你要不要吃些粥呢？」

「謝謝，我吃過午餐才來的。」仁心說：「是了，目

前妳的生活？……」

「工人就是這樣的啦，起初我來時，眞是吃力，小強還小，要多照顧，現在，我已經在這兒工作了五年多了。清茶淡飯過日子，雖然是清苦一些，不過和許多熱情的姐妹們生活在一起，我開始得到了人間的溫暖，我和小強過得相當快活的。」劉蘭津津樂道。

仁心忽然有一陣迷惘的感覺。

「這幾年來，我每天早上去工作，小強和鄰家的小孩一同玩，中午我工作回來才照顧他，小強在去年已經入學了，成績還不錯，不過，我還得每晚在他身邊督促才行。」劉蘭談到自己的孩子時，心胸也開暢了許多。

「是了，我給了他五角錢，累他被妳打了一場，眞不好意思！」

「爲了節省，我每天只包了幾塊餅干給他上學，從來就沒有給錢他買什麼零食。他突然有錢買吃的玩的，怎不叫我起疑心呢？其實，小強愈大就愈頑皮，非好好管教不行呀。」劉蘭說：「怎麼你不帶孩子來呢？」

「孩子？連妻子都沒有那來的孩子呢？」仁心半開玩笑地說：「唉，我注定要做王老五的了，根本沒有女孩子愛我……。」

「仁心，以前你不是這樣的，爲什麼現在却說出這種沮喪的話來呢？老實說，我經過了這一次打擊之後，使我認識了很多東西，也認淸了許多人的猙獰面目。」劉蘭停了停，接下去說：「首先，我該謝謝你那一次給我很大的幫忙，給我挽回了很大的面子。由於那一次教訓，我明白了許多事物，當然，我不是不可能和他人結婚，不過，我考慮到小強，對他的將來前途和幸福有很大的影響，我終

於下了決心要犧牲自己，無論如何困苦也得養育小強成才，這是我唯一的，也是最大的願望。

「當爸爸去世後，我清理了賬務，而所剩無幾，本來，我仍然打算住在城市裡，不過，我深怕小強長大了也染上了自己曾經染過的惡習，去跳舞赴爬地，所以，我經過深思熟慮之後，最後還是決定到這個陌生的小村莊來，一來，可以鍛練我自己，忘掉過去而重新生活，二來可避免小強染上惡習。這是我個人的想法。

「是了，你年紀已不小了，爲什麼還不成家呢？」什麼時候請我喝喜酒。」

仁心聽後，作了一個怪表情。

他想了想，開口說道：「蘭，如果……如果妳不嫌棄的話……。」

劉蘭雖未聽完他說什麼，心中已明白他要說的是什麼，馬上插口說：「不可能，絕對不可能！我不是告訴了你嗎？爲了小強，我決定犧牲自己的青春，我不願再提到婚事。其實，像我這樣的一個女人，也不值得你愛。」

「那麼，小強的生活費和教育費由我負責好不好？」仁心說。

「謝謝你的一番好意，我和小強心領了。其實你已幫過我很大的忙。小強的教育費，我已有準備了，我每月有五十元左右的儲蓄，一年就有六百元左右，這幾年來，我已儲蓄了幾千元，小強的教育費是沒有問題了。我知道你樂於助人，我謝謝你，不過你的大恩我無法報，實在抱歉得很。」

「那裡，那裡，那只不過是小意思吧了。」

「仁心，你知道我爲什麼要給小強取個強的名字呢？

我的意思是要自己堅強起來，也希望小強也一樣堅強起來，我不希望自己……。」

「媽！」小強從外面奔了進來，投進媽媽的懷中。

劉蘭雙手摟着小強，說：「仁心，你不要再想起過去，應該把握現在！想過去是沒有用的！」

仁心點頭說：「對，我要把握現在，願你也把握現在！我祝福你們倆，我走了。」

劉蘭和小強送仁心出門口，仁心右手往褲袋一伸，掏出一個五角硬幣塞進小強手中，並說送給他買糖菓吃。

在互相祝福聲中，仁心走上大路。

仁心的腦海中，泛着兩個堅強的形象。

# 千里尋夫

「小姐，小姐！」

我走向大門，正打算和前來機場迎前我的她打招呼；忽然，我身後有人喚我。

我回頭一看，發現一位婦人抱着三歲左右的孩子。

奇怪，怎麼這位陌生人會喊我，難道是認錯了人？抑或是……我的心頓時冷了半截，因爲從報章上得知最近出現了許多斯文老千，他們不擇手段，利用婦人或是小孩子裝得可憐兮兮的，首先是把你吸引着，然後是引起你的惻隱之心，而最後是下手騙錢，連一元幾角也要。

這個婦人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意。

她停了脚步，欲言又止，而後又低下頭來看看自己懷中的小孩，當她再抬頭時，我發現她眼眶下面已是兩行急滾而下的眼淚。這時候，她掉頭而走憐憫由我心底向上直冒。我急忙放開脚步向前追過去。

「小心點！小心點」

這時候，她已發現了我的舉動，也由後追了上來。我最後還是追上了她，她抱着那受驚的幼兒，坐在機場的一張長石櫈上傷心地抽泣着，她懷中的小孩，驚慌地忙喚媽媽。

「亞姑，別哭了，機場這麼多人，要是被人見了，那多不好意思！」我彎着身子，低聲地勸慰她說。

她把頭抬上來，望了我一眼。猛地又低下了頭，哭得更大聲，哭得更傷心，而她的孩子，也被震驚得哭了起來。

「亞姑，別哭了，別哭了！」我忙從她懷中把小孩抱

了過來，繼續勸她道：「都怪我不好，剛才用那種態度和眼光來待妳，請妳原諒，別再哭了，不然，妳的孩子也被嚇壞了，別哭啦！」

她仍然抽泣。

「別哭了，妳看，那邊的人跑過來了！」廸忙說。

這位陌生少婦用花手巾抹乾眼淚，隨着抬起頭來向機場張望。

「乖！乖乖！亞B仔乖乖！」我在逗她的小孩玩着，她這一個孩子，樣子長得蠻好看，尤其是兩顆溜來溜去靈活的小眼珠，實在逗人憐愛！

「亞姑，妳剛才爲什麼這樣傷心？」廸問那陌生少婦。

「你是……」

「他呀，是我的未婚夫！有什麼妳盡管說，我們會盡可能幫助妳的。」我插嘴說。

她慢慢地低下了頭，嘆了一口長長的氣。

「你們好！你們好！！她喃喃地說：「可是，他（小孩）的爸爸呢？我……」她的眼淚又來了。

我把亞B仔交給廸，輕輕地在她身旁坐下。

「亞姑，妳先別傷心，有什麼事，妳先冷靜地告訴我們，我們才能設法子幫妳的忙，如果妳只是流淚，我們就算想幫妳解決事情，也是無能爲力的！妳先靜一靜告訴我們，好嗎？」我說。

她再次飲泣。

「看到你們多恩愛，使我更傷心，」她抹去眼淚，輕輕地說：「我是找這孩子的爸爸而來的。」

「爲什麼他不來接你呢？」我急不及待地問。

她瞪大了雙眼向我說：「他怎會像妳未婚夫這般好，他如果眞是愛我，也不需要我從老遠的沙巴趕來這兒找他了！」

想到她人地生疏，而身邊又帶了一個年幼的孩子，我正想開口，而她已先說了：「既然這樣，我不妨載妳去找他，妳有他的地址嗎？不然……。」

「有！有！在這兒。」她頓時精神百倍。

「海乾街，ＸＸ號！」她一面在掏荷包，一面喃喃地說。

「是海乾街ＸＸ號嗎！這正好順路，我們返北海，過渡輪時一定要經過這兒。好了，事不宜遲，妳找到他，不是所有的事都可解決了嗎？傷心幹什麼？」她說。

她發出了會心的微笑；雖然她長得不很美，但是，這時候她笑起來却是很甜很令人喜愛。

她雙手挽起兩個旅行袋，一馬當先步向汽車，我一手抱着阿Ｂ仔，一手拉着她就往停車場走去。

Ｘ　　Ｘ　　Ｘ

在車上，她告訴我們她叫張小愁。我一路上不停地安慰她。

她臉上掛滿了笑容，但雙眼仍然蘊藏無限的憂鬱。

很快的，我們找到了她所說的地方。

咯咯咯！咯咯咯！

一個中年婦人打開了門：「找誰呀？」

「請問有李ＸＸ這個人嗎？他是住這兒嗎？」她問。

「有！你們請進來。」那婦人由驚奇而轉爲歡笑。

坐在廳裡，那婦人開口問：「你們是他的親人吧？來得正好，這個傢伙，在我這兒租房，住了半年，只付給一

個月的房租，好啦！他悄悄地溜了，現在，你們既然是他親人，你們明白我的意思吧！」

我們幾人面面相看，她開口了：「我們也是找李ＸＸ來的！如果他不在，我們是不便多逗留的！」

「你們是他什麼人？」那婦人說。

「這位是他太太！」我說：「這個是他的孩子，特地由沙巴到柬城找他的。」

「太太？」那婦人驚奇的兩道目光直逼過來。

我正想開口，她已開口了：「太太：李ＸＸ究竟有幾個太太？上一個月又有一位婦人，抱着一個小女孩來這兒找他。那婦人還說，她丈夫爲了要出外做生意，需要一筆本錢。她的陪嫁首飾全給典當光了。她是亞羅士打人。結果，還是哭哭啼啼地回去了。奇怪！」

這時，張小愁一面哭一面說：「我和他認識也是這樣，他說，他爸爸在柬城是聞名的出入口商，爲了要自己闖天下，於是，他單人匹馬到沙巴來，起初，他待我的確不錯，我是先懷孕才草草和他結婚的！」

這時，她從皮袋中拿出他們的結婚相片。

接着她說：「結婚之後一個月，他在經濟上有了困難，於是我也只得把首飾和值錢的東西全典當了給他，當時他非常感激我，還說待生意好轉或賺了錢之後，他會好好報答我。但是後來他說，生意愈來愈糟，而合資的人紛紛拆股，逼得他走投無路，而唯一可以挽救的方法，就是立刻趕回來柬城向他爸爸拿錢，但是又捨不得我。」

「後來，他還是一個人走了；那裡知道，他竟一去不回頭，現在，我才明白是上了他的當！」

「上當？」中年婦人說。

「妳方才不是說，有另外一位婦人像我一樣來找李ＸＸ嗎？」張小愁說。

「對呀！」那中年婦人忙答道。

「對就對啦！李ＸＸ是一個愛情大騙子，他用甜言蜜語把我騙上手之後，結了婚，有了孩子，他就又千方百計求脫身，甚至再利用他那三寸不爛之舌，把我的錢財捲走！還有，他這種骯髒的手法，不但用在我身上，甚至施在另外許多姐妹身上！這不是大騙子又是什麼？」

這時，她已哭不成聲了。

經過一番安慰之後，小愁終於停止哭泣了。

「唉！眞是天涯淪落人！」那中年婦人嘆息說。

我和她却感到莫名其妙。

「小愁，今晚妳和妳的孩子就在我這兒住一個晚上，明兒看看再怎麼打算，好嗎？」中年婦人說。

小愁默默地點了頭。

Ｘ　　Ｘ　　Ｘ

第二天早上，當我們到海墘路去探望小愁時，不見小愁和她的孩子，也不見房東太太，只有一位房客轉交一封信給我們；我馬上拆開一看，原來寫着：

「親愛的小姐：

謝謝你們的幫忙！

眞巧，房東太太也是一個受騙的女人，她同情我，送我一張返沙巴的機票，我們現在就走了，是乘夜班飛機離開的。

再謝謝你們，祝福你們！

小愁上」

# 骨肉

明知是陷阱，我也躍下去，因爲……。

X　　X　　X

「雲雲，別再來看我，我心裡難過，如果妳再來，我會更傷心，妳走吧！」

帶了兩眶盈盈的熱淚，我拖着鉛重的步伐，拾起那顆早已粉碎的心，一步一步地走出那座監獄。

X　　X　　X

「雲雲，妳如果打算跟他一輩子，準會吃一輩子的苦頭，妳呀，遲早會後悔的……」

媽就曾苦口婆心地勸告我。

後悔？不！我絕不後悔！我不會因爲吃了苦頭吃了虧而輕易倒下。

就在離家前，媽也曾悄悄地勸告我，如果我吃了虧而無處投訴時，也應該回到她身邊，她說，我到底還是她的女兒，還是她的骨肉。

X　　X　　X

女兒？骨肉？

我是她的女兒嗎？

我是她的骨肉嗎？

我到現在還不明白，如果我眞是她的女兒的話，那爲甚麼她這樣待我？爲甚麼要侮辱我？要奴役我？

我不知道爲什麼爸爸一直不回家。每逢我向媽問起爸時，她總是說爸爸太忙了。

就因爲忙而不回家，這樣對嗎？就因爲忙而把我們之間的感情擱在一邊，這樣對嗎？我多麼期望他帶着我挽着

媽去逛街，去看電影，去跑公園，但是，十多年來，我的夢仍然是一場空幻的夢。

就算和爸爸在一起，只有媽和他談家事，而我這個身爲女兒的家庭成員，却被遺忘了。

「小雲，爸爸爲了生活，不得不到處奔波，待以後爸爸賺了大錢，就可以帶妳去旅行，妳喜歡去香港還是去日本呢？」

我正想答話，媽却搶先說了：「嘿，她沒有這種福氣，如果去的話，我們兩人去就行了，爲什麼偏要把她帶在身邊碍手碍脚呢？」

我知道媽是向爸撒嬌，但爲什麼却要冷落了我？

除了上午讀書，下午做家務，晚上溫習功課之外，我的生活，就是這樣刻板、乏味。

在家裡，我得照顧我自己，甚至還得服侍媽；我是女兒，也是女工。

記得有一回，媽出外打牌至凌晨才返家。我從睡夢中被門鈴惊醒過來，開門時稍微慢了一些，但她却破口大罵：「賤骨頭！死了嗎？還是去『搵佬』！這樣慢開門！死X貨，要死就去死，別在這裡死。」

那一夜，我不但失眠，而且哭了整夜，我的心碎了，被媽辱罵得一文不值，我又怎能忍受呢？

由這個晚上開始，我開始變了。

X　　X　　X

畢業後，我感到更寂寞了。

家裡。冷冷清清，媽大多是在外面「應酬」，甚至一整天也不回家一趟；而爸爸的影子却更少見了。

寬敞的廳，空洞的房，我眞不知道要怎樣過日子。

自從離開校門之後，原本每日相見的好同學也一個個的離開了，有的去深造，有的僥倖找到一份職業，也有一些是披上嫁衣作新娘子。

只有我，外貌平凡，既不「秀」外，更不「慧」中的我，對前途感到茫然和無望。

但是，不平凡的事情却發生了。

記得有一個下午，我在公衆圖書館找一本參考書時，却遇上了他——曾在獄中面壁思過的他。

「唉！妳不是叫雲雲嗎？」他又惊又喜地說，似乎發現新大陸般。

「你——」我呆住了。

「嘿，妳怎麼忘了，上回我和妳媽……」他突然停了不說。

「和我媽？」我惊奇不已，我實在想不起他到底是誰。

「對！那天晚上已是凌晨兩點了，太夜了，妳媽便搭我的順風車回家。妳忘了我嗎？」他似乎極力在喚醒我的回憶。

不錯，就是他！就是他！

好幾個月前的一個晚上，媽好像是喝醉了，由一個青年送她回家，我忙着給媽醒酒，他却用色迷迷的眼光瞪我，害得我的心在忐忑猛跳不已。

後來他是什麼時候怎樣離去的，我已記不起來，因爲我當時實在太過緊張了。

「喔！原來你就是……」我記起來了。

「是嗎？記起來了！我是尊尼！尊敬的尊，尼姑的尼！」他說：「又叫老鼠仔。」

這個外號倒貼切，他的確長了一對老鼠眼，只差像蛇頭，否則的話，可眞稱得上「蛇頭鼠眼」了。

「喂，妳知道妳媽是怎麼樣的人嗎？」他的眼珠溜了溜。

「我怎會知道？」我坦白地說。

「妳媽沒告訴妳？」他又問。

「沒有。」我說。

「嗯，她不是不告訴妳，而是不敢告訴妳！」他神秘地笑了笑，表現得他知道媽的事情很多的樣子。

「爲什麼？」我問。

「這沒有什麼奇怪，讓我慢慢告訴妳。」說完，他約了我出外，說是找個比較清靜的地方和我談。

X　　X　　X

原來當天晚上，是媽約尊尼去喝酒，在酒後，却洩露了她心中的秘密。

她說，我並不是她的親生骨肉，我只不過是她抱回來養而作爲她的工具而已。

原來，當年她和爸爸（其實並非我的親爸爸）秘密來往，當時，爸爸已經結了婚，而且已是兩個孩子的父親。

媽爲了長遠計，竟假裝懷起孕來，而迫爸爸拿出一筆金錢給她，同時，每個月必須供給媽和我的生活費，否則的話，就把內情告訴爸爸的髮妻，爸爸無奈，又念在這個骨肉的份上，所以只有依她了。

就這樣地過了十多二十年了。

但是，媽却不安於室，竟然向外發展，身邊常常換男人。

說到這裡，尊尼顯得很窘的模樣。

「尊尼！」我說：「那你是不是她身邊的男人之一？」

他馬上低下了頭，表示歉意。

我想，這是我報復的時候了。

「尊尼！我並不介意你的過去，只要你對我坦白，我會把你當我的知己。」

他抬起了頭，兩道目光充滿着疑惑。

「相信我，尊尼！」

就這樣，我和尊尼要好了。

從尊尼的口中，我知道媽每晚夜歸並非爲了賭博，而是另有原因的。

我也從尊尼口中得知，媽每個月都給尊尼一部份的生活費。

「是她給我的，不是我向她要的，因爲她叫我保密，尤其是那天晚上她喝醉後，當她知道秘密已經洩漏時，她便時時給錢我花。」尊尼說。

因此，我不但不反對尊尼拿媽的錢，而且還鼓勵他拿多些，因爲有愈多錢，我們會花得更痛快。

我不否認我已經陷入泥沼，而且愈陷愈深，我知道現在要拔起泥足已經是不可能了。

媽似乎不知道我和尊尼來往，因爲她和爸爸一樣，的確是太忙了，不是嗎？一個人要應付幾個人的糾纏，並不是一件輕易的事。

我知道我自己已經變了很多也很快，但我不在乎，因爲我心中的怒火正在狂熾。

我也知道，擺在我面前的是一個深而暗的陷阱，但我却毫不猶豫地躍下去，因爲唯有掉下這個陷阱才可達到我

的目的。

尊尼的「胃口」愈來愈大，使到媽媽要典掉金飾才行了。

X　　X　　X

一天晚上，當我在公園和尊尼見面時，他說：「我們要面臨困難了。」

「什麼？」我說。

「妳媽說，她沒有錢，叫我向ＸＸＸ拿，只要說媽的名字就行了！不知可靠不可靠！」

「拿就拿吧！」我說。

「我——」他哽住了。

「你什麼？」我不讓他多說。因爲一個要撒謊的人，經常會推搪塞責，會製造出一條條大「理由」來作擋箭牌。

「我怕！」尊尼說。

「怕什麼！我陪你去！走！」我說。

X　　X　　X

「ＸＸＸ，我是老鼠仔，ＸＸ叫我向你拿兩萬元，現在要！在湖濱公園ＸＸ亭等我，抽兩支香煙的就是，今天午夜十二時爲限，否則，你可不想活了！」

尊尼說完，馬上放下了電話。

還有五個小時才是十二點，我和尊尼只好上夜總會了。

好容易才挨到午夜十二時。

公園裡人影稀疏。

電燈柱上燈光是冷冷的。

我的心好緊張。我想：如果他不依約，那該怎麼辦？

「唉！你看，有人！」尊尼緊張地說。聲調很低。

「有人？」我瞇着眼看。

「坐在樑上的！」尊尼說。

「抽煙呀！」我說。

尊尼馬上抽烟。

「嘿！兩根呀！」

尊尼已經不知所措了。

「好了，我們一齊上去！」

我挽着尊尼的手，宛如情侶一般走到亭子前。

突然，尊尼的香烟掉了下來。

「怎麼——」尊尼說不下去。

當我定睛一看時，原來亭子裡的人不是別人，却是媽，我也呆住。

「你看，她的衣服上有血。」尊尼緊張地說。

「走！我們走！」我拉着尊尼的手走向停在路旁的汽車。

但是，太遲了，警車已到了。

在亭子裡，躺着媽血淋淋的屍體。

在我們乘坐的汽車裡，發現一把小刀，染滿了血漬。

X　　X　　X

在探望尊尼時，他曾說，媽知道尊尼和我來往，曾叫尊尼勸我，但他却沒有這樣做，因爲他實在不願離開我。

尊尼也說：殺媽的兇手不是別人，是我爸爸，因爲他不忍見到自己被一再地愚弄。

# 築橋

窗外狂風暴雨仍然不停地刮着，接着一陣強烈的風雨聲過後，又是枯樹倒地的巨响。爲什麼今晚的風雨特別大呢？

放下了今天借回來的報紙，我抬頭向窗外張望，只見一串串的雨珠映着燈光急急射下，遠景盡是一片漆黑，雨夜，顯得特別悽清恐怖。我想，又不知有多少菜園遭殃了。

「砰！砰！砰！」

一串急速的敲門聲，把我從沉思中驚醒過來。

「是誰呀？」我的呼吸變得急促，我的聲調變得沙啞。

「是我，山美呀！快開門，有要緊事告訴你。」山美撐着雨傘，被雨珠打得「答答」發响。我快步上前把門打開，只見山美滿臉驚慌與緊張。

「進來，別慌張！」其實，我的聲調更是沙啞，心中預料會有不幸的事情發生。

「謝謝你！」山美說：「我們要出發了，你去不去？」

我登時迷惑起來，究竟是發生了什麼大事？爲什麼要忙着出發？ 我正打算開口問個明白，山美便說：「你穿上雨衣，拿手電筒，我們馬上就要去找人，快，我們不能等了，第一第二隊已經出發了，我們是第三隊！」

「又有人失踪媽？」我一面穿上雨衣，一面走入睡房把正在酣睡中的媽媽推醒，關照了一聲，拿了手電筒，匆

匆和山美走了。

「唉！這場害人的雨，淹壞了我們的菜園，冲壞了我們的道路，現在呀，連人 都 失踪了！」山美一面走着，一面如連珠炮似地說。

「是什麼人？」我問。

「是村委會建築包工頭的兒子！」

「是阿利嗎？」

「不是，最小兒子阿末，平時他唸書是下午一點左右放學，今天有課外活動，所以到六時左右才能回來。但是，由鎮上開來甘榜的最後一輛巴士的時間已經過了，將近七點都不見他的影子，他爸爸阿山才焦急起來，忙通知朋友帮忙尋找，消息傳開之後已經有了兩隊人出發尋找，我和干尼分頭再多找幾個年輕人，馬上就要出發了。

泥路上一灘灘的積水，由於我們心裡牽掛，就算是濺髒了褲脚，也不加以理會。

「哪！干尼他們已在前面等着我們啦！」山美欣喜地說。說完，我也跟着他急步地奔上前。

「可以走了嗎？」干尼問。

「可以啦！」山美答：「我們要到什麼地方呢？」

「先沿着這條路走，抵達橋頭時再作打算吧！」

我們一行七個人，接着向黃泥路走去，約是半哩路光景，在前方的黑幕下，隱隱約約可以看見手電筒照射的光亮和聽到陣陣呼叫聲。

「他們就在前面，我們上去！」山美一馬當先，奔到橋頭處。

「怎麼啦？」我走到人群處時，發現不少人站立橋邊河畔。當我鑽到人群前面時，才發現木橋已得坍塌了下去

，湍急的河水，正急急忙忙地向前流，而河水已比平日的水面高出了一呎多。

「亞末有沒有下落呀？」我們這一隊中，其中一位同胞問。

「沒有呀！我們已經在河邊一帶找過了，都不見他的影子，現在又沒法子過河，如果要遊到對岸，水太急湍了，很危險的。」較早到的其中一名同胞答道。

亞末的爸爸阿山站在河邊，神色黯然，一時也不知如何是好，佇立着望着滾滾的河水發呆。

「咦，上游有人！」我驚叫！

「是不是阿末？」

原來是一艘舢舨，不知是不是把阿末送回來的？」

正當大家紛紛議論時，舢舨順河水很快就划了下來，大家同時上前看個究竟，而手電筒的電光都全投射到舢舨上，這時候，大家才發現是山美及另一村民。我也上舢舨向對岸划去，登上岸後，便匆匆忙忙走上黃泥路，沿路高喊阿末的名字，並揮動手電筒向四處照射。

大約走了半哩，全無反應，而雨水愈下愈大了，打在臉上和手上，又冷又痛怪難受的，不過此時，對於這一丁點兒的打擊，我們全都不在乎。

又過了半哩，我們仍然高聲呼叫着，而在路旁約五十碼的膠園裡，閃着淡黃色的燈光，我們精神一振，脚步輕了許多，步伐也加快了，我們盡可能提高自己的嗓子！

果然，那一屋子打開了正門，而燈光投射到遠處，同時，也傳來一陣陣的狗吠聲，並且摻雜了主人呼喝狗隻勿吠的聲音。

「請問阿末在這兒嗎？」原來是一印度同胞的住家。

「在前面一家商店，我有看到一個學生，聽他們說，是因爲橋斷了，巴士無法過去，巴士好不容易才轉過車身駛回來的，而那個學生就留在那人的店裡過宿，你們去找他吧！」一位年邁的印度老公公將事情的始末告訴我們，道謝過後，我們便三步併作兩步跑，趕往半哩外的商店去了。

很快的，我們找到了這一家商店，找到了阿末，和店主道別，我們三人帶着阿末趕回家了。

「那間商店的華人眞好，他們特地煑了飯，煮了咖哩請我大吃一頓，並且還準備幫我溫書呢，而你們就來了！」阿末天眞地說，對於那一股熱情，他會深深地記在心上的。

說也奇怪，來回的路程本是相同，去和回却是兩種感覺，心裡老是覺得去時費時特別長久，回程却是短暫了許多。

「喂！找到啦！找到啦！」

遠遠地看見對岸的火光，我們一面高呼，一面用手電筒照着阿末的身上，好讓對岸的同胞們放心。

雨水小了，但是河水仍急，我們的舢舨，戰戰兢兢地渡回對岸來。村中的同胞都卸下重担，安心地步行返家，一路上，阿山忙向各位說謝謝。

× × ×

雨夜過去了，天剛破曉，大地顯得特別寂靜，偶爾傳來此起彼落的蛙叫聲。

「亞弦！亞弦呼？」我正打算刷牙，屋外傳來山美的

叫聲。

「什麼事啊？」我忙問。

「又有人失踪啦？」

走到門前，我看到山美神色慌張。他說，阿山昨晚把孩子找回之後，整晚就是興奮得不得了，整個晚上都向上蒼祈告，但是，在今天早上有幾位同胞到他家打算看看亞末時，却發現他失去了踪影，大夥又心焦起來，不知如何是好！

「他會不會是去把舢舨送還給船主呢？」我問。

「倒有可能，好，我們馬上騎脚踏車去看看，好不？」山美提議說。

我們趕到橋頭時，聽聞坍塌的橋下發出一陣陣敲擊聲。我們忙探個究竟，發現橋下有人正在進行修橋的工作，而河水也緩慢消退了下來。

「請問誰在橋下呀？」我大聲地問。

「是我！」原來是亞末的爸爸阿山。

山美和我聽了之後，也忙加入他的行列，一同修築這一座昨晚被河水冲毀的橋樑，我們帮助把坍塌的横木抬起，按回原來的位置，而阿山，則猛力地把巨型的鐵釘打進橋樑的支柱上。

由水中把一條巨大的横木撈起，我和山美費盡氣力才把它按上原來的地方，而阿山爲了免得我們太辛苦，急急忙忙把鐵釘打進去，便告訴我們可以放手了，但是，當我們的手一鬆，那條大横木却掉了下來，不偏不倚地壓在阿山的兩隻脚上，他登時痛得臉色泛青，全身冒汗，我和山美兩人急忙把横木拉起，將阿山扶上岸，七手八脚把他扶上脚踏車，冒險地踱過搖搖欲墜的木橋，趕忙送到鎮上的

醫院治療。一路上，阿山告訴我們，因爲昨夜得到許多同胞幫助，心里有說不出的感激，在昨晚祈告之後，他忽然想起，甘榜裡有許多人的菜在大清早便得送到鎭上出賣，那麼，必定要利用這座橋了，所以，他在黎明之前，一個人悄悄地趕到橋上來，打算盡早把橋修好，方便賣菜的同胞，對全村的人都有便利，希望能藉這一點，作爲答謝曾經協助他們父子的所有同胞，可惜的是，橋未修好，自己却不幸受了傷，言下唏噓歎息不已。

「山美，你怎麼啦？」看見山美低着頭，我驚奇地問。

「我太感動了！」山美揩了揩鼻子說：「在以往，我只是抱着個人自掃門前雪的心理，只顧自己，不理別人，而在前年，我唯一的親人媽媽去世了，而爸爸又在印度，但是，村中的朋友，却比自己的親戚更加熱誠，就如關心自己的親人那樣，我爲媽媽的去世而傷心流淚，但是，我更是爲了朋友們的熱誠而感動流下了熱淚；如今，我聽了阿山的話，因爲我還沒有機會報答朋友們的恩惠，我慚愧，我感動，所以流淚了。」山美說到這裡，聲音已經沙啞了。

× × ×

在醫院中，阿山的雙脚敷了藥之後，且包上了石膏。

約是下午六時，我和山美把阿山接回家，當汽車經過木橋時，已經川行無阻了，德士司機告訴我，今天上午，甘榜裡幾乎出動所有的人甚至有不少是學生，同心協力修建坍塌的橋樑。

阿山笑了，山美笑了，大家都發出了會心的微笑，誰也不願多說一句話，因爲在我們之間來說，語言在這個時候，可以說是多餘的了。

# 良心

「爸爸，請你告訴我，良心究竟值多少錢一斤？」

## （一）

那一陣傾盆大雨過後好久了。

我從陳舊的鐵盒中取出自己已捲好的生切煙，慢慢地點燃吸着。不知天外是否還有一陣更大的雨呢？如果不幸地再來一場，相信在圃中的菜就會……。

突然，門外有人敲門。我好辛苦拖動脚步走到門前，將門打開，見是一名老婦帶着一個少女站在門外。

「請問你們找誰呢？」我拿下口中的煙輕輕地問道。

「我們是要找黃浪心來的！」

「浪心？你們是找他幹什麼的？」我滿腹狐疑；我暗想道：浪心這孩子一定是在外邊出了事才會有人找上門來，不然，好事總不會上門來的。

「請問你是……？」那老婦說。

「我，我嗎？我是浪心的爸。」我說。

「那就好了，我們有很重要的事要找你，你老伯在這兒，實在太好了，我正想和你老伯談談這樁事。」

「要緊事？你們請裏面坐，裏面坐！」我讓過身子，請她們進來。

「我們這裏很骯髒的，請不要見怪！」我說完，移動了兩張木櫈到桌旁，請她們倆坐了下來。我再倒了兩杯冷開水，算是招待客人。

「黃老伯，我們這次來，是爲這位，是了，這位是我

的姪女，其實也不算是什麼親人，是她媽和我結拜姐妹，她媽去世了，女兒交給了我，但是，她現在只有十八歲，竟然……。」這位老婦說到這裏，頻頻搖頭嘆息。

「亞嬸，你老實講下去啦！」我說：「我老人家自有分數的。」

「好吧，老伯，我不妨直說，不錯已經錯了，我們還是共同研究解決的辦法。」她說到這裏，嚥了一嚥口涎，然後接下去說：「我這位姪女亞珍和你的亞心已經有了……。」

「有了!?」我大吃一驚，張大昏花的老眼看看這位少女，她含羞地把頭垂得好低。

「唉，這個世界，眞的變啦！變啦！」老婦接着又說：「老伯，你看事情已這樣，你打算如何？」

「打算如何？」我嘆了一口氣：「這不是兒戲呀！」

「不錯，這不是兒戲，我才這樣匆匆忙忙地來找你們商量，不然，一拖再拖，日後怎樣見人呢？」老婦也只有搖頭嘆息。

「亞嬸，妳不用擔心，我做老子的會有打算；現在浪心也不在這裏，事情要辦理得妥，要他在一起才好，你們說是嗎？」

她們倆面面相看了一會。

「你們不用擔心，我不是要推搪，只是現在我說什麼也沒用，我嗎？還是等浪心回來，我一定會給妳們兩位有個交代！好嗎？」我說。

她們也同意點頭。

由下午二點鐘等到下午四點，仍然未見浪心回來。

## （二）

浪心這個孩子，眞的把我氣到半死。

他小時候，我就犧牲了自己的青春，把他辛辛苦苦撫養長大，他進了學校，我還得替他洗衣服，洗鞋子，到了中學，學費也增加了，問題也就來了，種菜賣的錢是那麼少，兩個人的生活費已是相當重了，再加上這許多頭痛的經濟問題，我這條老命怎麼去解決呢？

我仍然得犧牲自己，爲他籌考試費，還有買參考書的錢等等，今年，他才出社會上工作，竟然做出這等事來，眞叫我一一。

## （三）

「開門呀！」是浪心的聲音。

「孩子，你回來啦！」我開門後，見他今日遲歸，心裡本是不高興，但今天有事要問他，我那股怒氣終於忍了下來。

爲了方便我和浪心談話，事先，我已請亞珍和他的姨姨到房內去，暫時避一避。

「浪心，我有些話想問問你。」

「有話就說啦，爲什麼這樣長氣呢！」他似乎不高興。是的，這一兩年來他對我的態度已變了很多，而且變得很快。

「你認不認識一個叫亞珍的女子？」

「當然認識，認識又怎樣？」

「你……是不是和她很要好？」

「哎呀，要好有什麼關係，還有好多女子和我要好的呢！」

「孩子，你怎麼可以這樣？你只能和一個女子要好呢！」我生氣地說。

「哈哈，你怎麼這樣古板，現在是什麼世界啦！男女要好，就好像吃飯一樣平常，平常極了！」

「孩子，做事情要有良心呀！」

「哈哈哈！良心！哈哈哈！爸爸，請你告訴我，良心究竟值多少錢一斤？多少錢一斤呀！」浪心高聲地叫道：「嗨！原來是妳也在這兒！是你們來向我父親告狀的！」

這時，亞珍和她姨媽已從房裡走了出來。

「住嘴！」我大聲地喊道：「孩子！你眞的這麼沒良心？你眞的這麼狠嗎？」

「良心！哈哈！」他狂笑道：「良心！對一個沒有良心的人，也要我和他談良心？爸爸！……。」

「我不是你的爸爸！你不要叫我爸爸！我才沒有你這個兒子！」我像洩了氣的皮球，大聲地說：「你這個沒良心的東西，這些話是你該說的嗎？你眞的比一頭狗也不如，如果我打兩棍一條狗，牠還會向我搖尾巴，牠還會忠心主人，想不到你會變成這樣子，我不是你的爸爸！」

「哼！我早就知道你不是我的爸爸，要憑良心做事！講得這麼漂亮堂皇、好聽，我問問你，你到底有沒有良心？你根本不是我的爸爸，你爲什麼要自稱是我爸爸！你怎麼迫走我的媽？如果你有良心，爲什麼要佔別人的老婆？爲什麼要弄到別人骨肉分離呢？你說呀！你自己說！你自己想想看，你還有良心呢？你還有良心？……。」

我氣得幾乎喘不過氣來，只見他們三個人六隻眼睛銳

利的眼光直迫視着我。

「浪心，你說什麼？」

「什麼？我問問你，你到底有沒有良心？你的良心在那裏？」浪心熱淚盈眶，激動地說。

「浪心，請你冷靜一些，我老實告訴你，我眞的不是你的爸爸，現在到了這種田地，我不能再沉默，也不能再忍下去。」我溫和地說：「我枕頭下有一封已保存了廿年的信，你去看了就會明白的。」

浪心果然匆忙地走進房內，把信打開看着：那一封信是這樣寫的：

黃先生：

首先，我請你要鎭靜一些來聽這個壞消息，經過我徹底的檢查，你自小就是患上嚴重的性無能，至今實在無法爲你治療。

不過，你不用擔心，性無能對你的健康無大碍，只是不適宜結婚而已。

ＸＸ藥房會有靈醫生啓

浪心看完了信，驚駭地望着我。

「浪心，我現在也不瞞你了，當年你爸在外拈花惹草，在一次因『中風』而喪生的，我和你爸爸是好朋友，從唐山來到南洋，在南洋也一同工作，一同抗過日本軍，所以，我以爲我站在朋友的立場，是有責任撫養朋友的孩子和妻兒的。

「自從你爸爸去世後，我勸你媽帶着孩子遷來這裏住；你要知道，你媽還年輕，是不能長此守寡的，於是有一天晚上，你媽向我提議和我結合，但是，我自己明白自己

，所以拒絕了她，過了兩年，你媽終於要離開這裏，但我硬要她把你留下，以減輕她的負擔，至今已十六年了……。」我傷心地說，盈眶老淚也情不自禁地落了下來。

「爸爸，我對不起你，我對不起你！」浪心跪在我的面前，傷心地說。

「心兒，你沒有對不起我，你對不起的是她，是亞珍。」我說：「剛才我注意到亞珍右臂也一個傷痕，如果右脚也有一個傷痕的話……。」

說到這裏，我抬頭張望亞珍。那老婦却急着說：「是呀，亞珍右脚上是有一個傷痕的，一點也沒錯呀！」

「啊！」我幾乎昏了過去！想不到眞的，這似乎是報應。

……。

「眞的？」我不相信地問。

「眞的！沒有錯呀！」亞珍答道。

「浪心，你眞的太對不起你的妹妹了！」我傷心地說。

「妹妹！」浪心驚奇地問。

「是，她就是你的親生妹妹，她手脚上的傷痕，是你小時和她玩火燒傷的，想不到現在你却大大地傷了她的心！」我好吃力地說。

這時，屋內充滿着哭聲，籠罩着一片濃濃的愁雲。

## （四）

「爸爸，那我該怎麼辦呢？怎麼辦呢？」過了好久，浪心這麼問我。

「我也不知該怎麼樣才好！」是亞珍說。

「黃伯伯，還是你想個好辦法吧！」老婦一邊揩眼淚一邊說。

「到了這種地步，我也想不出什麼好辦法來，我想：小生命是無辜的，應該讓他到這個世界來。浪心，我希望你能像我一樣，犧牲自己，爲了你的孩子，爲了你本身的責任，你應好好地把他撫養大。知道嗎？……。」

「知道了……。」

# 罪

在細雨的黃昏中，我自個兒靜靜地在圖書館閱報，這已成了我的習慣。因爲在這裡，沒人打擾，下午班的同學正在上課，這時可慢慢地享受。每一份報紙我都得先看看大標題，然後選我喜歡的再細讀，這是一種莫大的享受。

當我正看着文藝版時，忽然他又出現在我眼前，若是在以往，我們都會坐下來談談，雖然所談的是些無謂的東西，不過我們都覺得是很有樂趣。

可是今天，他木然呆立着，頭髮蓬散的，水點由亂髮間流出來，流過他的臉，滴落在恤衫上，衣服大半已濕透了，兩隻眼睛注視着我，彷彿要在我身上找尋什麼，他仍是一言不發，我關心地向他慰問：

「偉，你會着涼的！」

「哼！不用你關心！」他的話和他的眼光，都是冷冷的。

「吓！」我的心頓時冷了下來，我體味到將會有不妙的事件發生，只好默默地等待。

「我問你！」他喝道：「你是不是李榮光的女兒？」

「是！」我說。

「原來你眞是那吸血鬼的女兒！」他冷笑道：「以前你瞞住我！」

「我從來不瞞你，難道你不知道？」我反問：「你不該侮辱我父親！」

「哼！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爲！」

「請你尊重點兒？」我怒罵道。

「尊重？吓！要我尊重你的狗父親！吸血鬼也要人尊重？哼！你該知道，他害了多少人？」他變得如一頭野獸，失去了理性，……

「請你不要講！我不要聽……。」我哭了，唯恐失去了一份寶貴的友情，（甚至可說是愛情）又怕聽到那無情的謾罵聲，……。

「你是他的女兒，你當然不會曉得這些事情，就因爲這些事情的發生，以致使你從來沒有一個男朋友，現在只怪我自己瞎了眼睛才會和你做朋友，在我們分手前，我不能不把這件事一一告訴你。」他的聲音漸漸地低了下來，似乎還留戀我們的一段情。

「這是一個老朋友告訴我的，不然我是不知道……。

「你知道你父親爲什麼能做包公頭呢？」他輕輕地問。

我向來就不懂這些，爸媽都吩咐我用功求學，其他的一切都不必過問。對於這問題，我只能搖頭。

「是的，那時你年紀還小，不會懂得這些事情。」他的聲音依然是低沉的：「當年，你父親在那園坵只是一個小管工而已，每月薪水也不過一百廿元左右，他的工作就是替包工頭賺錢，其實賺錢的方法，除了工資外，還在膠工身上打主意，這是別人所想不到的，於是，那個磅秤是做小的，工友有五十磅膠汁的話，在秤上只有四十五磅而已，還有其他種種，都是剝削膠工的。你想，工友們千辛萬苦用血汗換來的錢，却讓包工頭一手把它搶了過來，假如他本身是膠工的話，會有什麼感想呢？……，而你父親是鬼計多謀的，他在園主面前說包工頭的壞話，結果那

包工頭被革職了。你知道當年的包工頭是誰嗎？他就是我的堂伯父！其實，我們也不應該懷恨你父親，可是你要知道，自從你父親做了包工頭，不但不好好對待工友，反而變本加厲，剝削工友更甚，並且賄賂上司，不然他爲什麼能夠做這許多年呢？就因爲上司沒有指責，園主沒疑心，於是你父親就越來越剝削厲害，如今買下洋房汽車小園坵！……。

「還有，飽暖思淫慾，這是富人的通病，前幾年，有幾位割膠姑娘成了未婚媽媽，就是你父親幹的好事；最近的油站女郎，也因爲你父親而不再工作，而有得吃，有得用，住大洋房！……，你當然不知道，可是別人都知道得一清二楚……。」

「……。」我的鼻子被塞住了，眼淚早已奪眶而出，我的心，正如輾動的輪盤，不停地轉，……。

「冰，你爸所作所爲，何止這些？還有……還有……。」他的聲音是低沉的，頭也是低低的。

我無法再聽下去，我衝出圖書館，奔出校門，那雨點，打在我的臉上、身上，可是却絲毫沒有感覺。

偉似乎又在我耳邊低沉地說：你爸爸所作所爲，何止這些？還有……還有……。

走到家門，張望着，好像門內的一切都已變了，庭內的花朵不再芬芳，美麗高貴的裝飾品不再如昔，這裡的一切已在我的心上，隔了一道牆。

推開了門，廳內是冷清清的一片，壁燈正放射無力的光。

姐姐和弟弟早已出門去了。

晚飯也不想吃了，我逕自步回房內，經過爸的房門，

忽然傳來哭泣聲，我傾耳細聽，這斷斷續續的哭聲，正是媽發出的。

「哎，……哭什麼……哼！」爸在發牢騷。

「我問你！你是什麼東西？……。」

「住嘴！」爸叫道。

「我就算住了嘴，你的罪就會被赦免嗎？簡直笑話！」媽停止了哭泣，反口罵道：「我問你，你對得住我嗎？……，對得起孩子嗎？……你……你根本就不是人……。」

「你給我住嘴！」爸喝道。

「我就是不住嘴，我要罵，罵你這個沒良心的混蛋！……我為了你，犧牲我的一切。……。」

「住嘴！」爸又叫道。

「哼！今晚他們全都出去了，我才出這口氣，我為了什麼？吓！為什麼？我要罵你都得選個時間，免得你在兒女前丟臉！……我問你，你還有臉見你的孩子？吓！……你配做父親？吓……你對不住我，但為了你的前途，你的名譽！……我還得忍下去，可是對於下一代……下一代是無辜的……但人們會原諒你嗎？……他們只有加罪在下一代……你種下的仇恨，他們會在下一代報復！……」

「……。」爸靜止了。

房內又揚起媽的聲音：「你這麼卑鄙，你只知道享受，現在怎樣？……好呀！……搞出事來啦！她肚裡的東西你怎樣處置？……你絕不能帶她回來，除非你不想做孩子的父親，……。

「現在我坦白地告訴你，你以為我全不知情，這些事

，自然會有人清清楚楚地告訴我，你以爲我不知道？……
……。」

我的心在跳在叫，我無法支持我的身子，唉！你以爲我不知道？……。但是現在，知道了又怎樣？……。

我的眼睛流着淚，我的心淌着血。

……。

# 中了

## (一)

「小心兒，妳要喝什麼？」我問。

「酸柑水！」

我向侍者要了一杯酸柑水和一杯橙汁。

「小心兒，我看妳變了！」

「變了？」小心兒瞪大眼睛盯着我。

「是呀！妳從來就不喜歡喝酸柑水，爲什麼今天却喝了！」她向來就是不喜歡吃喝酸的。

「原來是這樣，我還以爲你說我變了心呢！」她半撒嬌半埋怨地說，小心兒就是這樣淘氣，也是她最可愛的地方。

「算了，喝吧，來了。」

攪動着塑膠水草管，我們慢慢地吸着，我總覺得今天小心兒有些不是味道。

「喂，要吃什麼東西？」

「喂！我要『羅爺』！」

小心兒就會氣人，但在我聽來，心裡總是甜甜的。

「還有，叫那個印度人加一點醋！」

「怎麼，你要吃醋？」我驚奇地問。

「是呀！」

我只好叫了。

看來，今天天氣實在壞，就不知道暴風雨什麼會來臨。

「羅爺」很快送上來了，那印度人還指明那一碟是有醋，那一碟是沒有醋的。

好容易吃過了默默無言的一餐。最後，我終於忍不住問她：「小心兒，妳今天究竟是怎麼搞的，喝酸的，吃也是酸的？」

她垂下頭好一陣，含羞地望了望我。

「究竟什麼事呀！」我眞的急了起來，自從認識她，從來就沒有過這種情形。

「我……。」她說：「我還是不講的好。」

「妳不講，我怎會知道呢？我們之間沒有什麼事不可講的了！」我更急了。

「我……」她慢吞吞地說：「我……中了！」

「中了？什麼中了？」我百思莫解。

「唔，」她含羞地說：「你自己知道嘛！」

想了好一陣，想起她吃酸東西，我終於恍然大悟。這時候，我眞是又驚又喜，又怕又羞，但不知如何是好。

## （二）

往事在我腦海中泛着，泛着。

初中畢業後，離開了家鄉轉來吉隆坡唸高中。小心兒就住在我宿舍對面，她雖不是和我同校，但却是同一輛巴士上學，因此而認識了，我只知道她和她的舅母同住，其他的事則不太清楚。

由於時常在一起研究功課，我們由朋友而墜入了愛河。因爲和我同住的舍友都常出外，小心兒也就常常到我住的宿舍來。

在畢業考前兩個月，我病倒了，小心兒時時來探望我。當我病癒後的一個下午，舍友都出外了，窗外落着霏霏細雨，我倆却……

（三）

如今畢業了，而小心兒却說她中了，在迷惘中，我唯有和小心兒商量「我倆的事」。

「你打算怎麼辦呢？」小心兒說。

「怎麼辦，早結婚，早解決。」我說：「我只怕妳嫌我……。」

「嫌你？如果嫌你，我怎會和你來往？」

「小心兒，我看，事情既然到了這個地步，我們結婚的事，越少人知道越好，妳說是不是？」

小心兒似在沉思。

「小心兒，如果他人知道我們是『奉子命結婚』，那不是太笑話嗎？」

她沒有反應。

「我們先結婚，然後我出外找工作，妳看怎樣？會不會太冒險？」我說：「妳還是回去和妳舅母商量，相信她不會反對。」

兩天後，她的舅母同意了；半個月後，我和小心兒舉行婚禮，簡單得很，只有我爸爸和小心兒的舅母參加而已。

## （四）

找工作並非是一件容易的事，只有找不到工作的人，才眞正體味到這種滋味。尤其是一名高中畢業生，如果沒有「門路」的話，要自己去硬撞實在難上加難。

我自覺幸運的是，我唸的是商科，至少，機會比別人多。

婚後兩個月來，我天天翻報紙，天天寫應徵信，雖也曾經到一些工廠或公司去面試，但總是乘興去而掃興回，兩口子的生活仍然要依靠家人滙錢來維持。

一天早上，我對小心兒說，如果當天面試不中的話，我可要把她帶回鄉村去過活了。

## （五）

「你就是李有志？」

「是的，老板。」

「你有沒有經驗？」

「沒有，老板。」

「看你的樣子，倒很老實。我也不妨老實告訴你，我的公司這次請人，收到一千二百封應徵信，其中有些是資格很高的，也有些是有經驗的，只可惜他們都是唸英校的，現在我們需要一個懂華文的負責公函，所以，我錄用你了。」

「謝謝你，老板！」我興奮地說。

「待遇方面，開始起薪是一百六十元，試用三個月，年底有花紅，還有年假，不過，我要提醒你，出來做事必

須要和公司合作，年輕人要有年輕人的勁，知道嗎？」

「知道！」

「下個月，你就可以上班了。」

「謝謝！」

## （六）

一個月過去後，我將第一次賺來的錢全部交給小心兒，並且痛快地到外邊吃了一頓豐富的晚餐作爲慶祝。

這一夜，我躺在床上，興奮得不能入眠，忽然，我想起小心兒對我說過的「中了」的事情來，以我自己的推測，小心兒「中了」兩個月，我們就結婚了，現在，我們婚後已有三個月了，一共是五個月，再過幾個月，我們的「愛情結晶」將降到這個世界來，我每個月一百六十元怎麼維持這個小家庭的生活呢！這一夜，我失眠了。

我將枱燈扭亮了，竟然發現桌上放着小心兒的日記，我順手翻一翻，裏面有一張吸引我的照片，相片中只有幾個人，一對老夫妻和少男少女，少女就是小心兒，女人是她的舅母，而那男的很面善，但却無法想起究竟是誰？在好奇心驅使下，我翻開小心兒的日記，但是無法找到答案，爲了要查明眞相，我惟有將睡夢中的小心兒推醒。

「有志，你不會怪我吧！」她說。

「妳講，我不會怪的。」

「我和舅媽搬來對面住，主要是陪舅媽來這裡養病的，而我的舅舅就是你現在的老板，公司裏他的股份最多。難道你忘了，那封應徵信是由我代你執筆的！」小心兒說：「舅媽患的是老毛病，到這兒來養病，也是她自己的主

意。」

「那我……。」我眞不知如何是好。

「我舅舅以前是和你一樣，只是一家公司的小職員。」小心兒說：「我希望你能學他的榜樣，靠自己雙手建立自己的事業，別人只能帮助你一時，不能帮助你一世。」

「我也希望能如此。」這時，我發現小心兒的腹部却是平坦如前，我不免驚奇地問：「怎麼？妳的肚子？」

「這次是你中了！」她大聲地笑着說，並翻開日記叫我看，上面寫着：

「有志眞的有責任感，……我怕失去他，只好製造這個故事……。」

「達」的一聲，我仍想看下去，但燈被小心兒熄了。

「中計了，是嗎？」小心兒淘氣地說。

在黑夜，腦海中又泛起小心兒淘氣的模樣。

# 傻子

「傻子雖然很傻，但是他並不會殺人，放火，他不會傷害你們，只有你們傷害他而已。……」

× × ×

「喂，傻子來了！」

不知那一個小孩叫喊着，大家不約而同地向一條兩邊長滿野草的小徑望去，果然小徑上出現一個人影，搖擺地走向人羣來了。

「傻子！」另一個小孩提高嗓子叫道。

「傻子，你來幹甚麼？」人羣中的一個少年問道。

「嘿，我……差一……點……」被人叫他傻子的說。

傻子是中等身材，背有些兒彎，因爲他的四肢畸形發展，左右脚無法和平常人一樣自如伸直和曲折，因此，走起路來便有些兒拐，難怪有些捉狹的人見到他時，不免唱「綠島小夜曲」中的搖呀搖來取笑他。

傻子的手也和常人不同，儘管他人給他多少厚利，叫他表演兩隻手伸直，他是無法如願，尤其是他的十隻手指，就算他出盡吃奶力，也無法將手指伸直，定會呈奇形怪狀的。

傻子另一個毛病，就是有些兒口吃，因爲如此，別人要聽他說完一句話，就會覺得非常吃力；他不但口吃，而且咬音不準，所以往往使人不知其所云。

「我差一點就……」這時，傻子的口張得好大，兩

排又黃又不整齊的牙齒露了出來，厚厚的舌頭正努力在轉動。

「我差一點就中了！」他好容易才說完。

「中了，中了蕃薯是嗎？」少年大聲說。（中蕃薯喻死的意思）

人羣中傳出一陣陣的笑聲。

傻子見大家笑，他也笑了。

「傻子，你中什麼？」坐在一旁椅子上的老頭子問。

這時，傻子移動脚步，走向老頭子，一面走一面說：「差一點就中了……。」

「是什麼？是千字？還是萬字？」

傻子被這一問，呆了許久才說：「是中了字花！」

「原來是字花！」

傻子有趣地點了點頭。

「你買什麼號？」

「六號！」

「哎呀！傻子，你買六號，人家開三十六號，差得遠囉，還說差一點，眞是傻子！」

傻子似乎想開口，但又停住了。

「你買多少錢？」

「買……一……。」

「一塊？」

「一角！」

「唉，眞是傻子！」

傻子似乎在想什麼，一動也不動。

「喂，傻子，你又來啦！」

這時大夥兒已走到一間小店前。一個中年人看見傻子

，便向他打招呼。

「傻子，來，我請你喝汽水。」中年說。

「是呀，阿龍中了千字票，要請你喝汽水呀！」坐在中年人旁邊的一個青年說。

「傻子，我請你喝汽水沒有問題，只要你踏死一隻螞蟻就行了。」中年說完就離開椅子，從附近的樹上捉來一隻紅螞蟻放在沙地上。

這時沙地上，圍了不少看熱鬧的人。

「開始！踏死牠就有汽水喝了！」中年人大聲地說。

傻子其實並不太傻，聽那中年說要請他喝汽水，果眞鼓起勇氣來。

於是，傻子走向前，提起了右脚，但身子却失去了平衡，搖了搖，右脚却落在螞蟻左邊。

「哈！哈！哈！」

「哈！哈！哈！」

又是一陣尖銳刻薄的笑聲。圍觀的人越來越多了。

「再來，再來！」那中年人又慫恿他說。

傻子低頭看看地上的螞蟻，見牠正要走動了，心慌了起來，加速提起右脚，猛力地向下踏，豈知又是落在螞蟻的左邊。

這次傳開的笑聲更大了。

「傻子，你眞沒用！」

忽然，在人羣中的一個小孩子走了出來，企圖要踏那隻正在走動的螞蟻。中年人忙阻止說：「喂，你踏死我不會請你喝汽水的，這是給傻子踏的。」那孩子才悻悻地走入人羣中。

「傻子，再來，再來！」

傻子看準了螞蟻的方位，於是提起了右脚，此時，螞蟻正走向左邊，傻子的脚正好向地面踏下去。

中年人心想：這次完了！傻子的右脚兩次都落在螞蟻的左邊，而今螞蟻走向左邊，豈不是被傻子踏死了嗎？

傻子的右脚已踏在地上，因爲螞蟻走的速度緩慢，所以，傻子的右脚正好落在螞蟻的前面，這頭大螞蟻前路被阻，於是張開大口猛咬傻子脚不放。傻子的身子本已失去平衡。而現在被螞蟻咬了一口，痛得他當場倒地。

圍觀的人又是一陣大笑。

傻子跌倒了，膝蓋上的舊傷口又流血了。

「傻子，脚出血了，回去呀！」

傻子花了好些功夫，好容易才從地上爬起來，身體染滿了沙土，看看其他人，傻子惟有一搖一擺地走回去了。

「嘿，傻子的脚是永遠踏不中那隻螞蟻的，因爲他的身體失去平衡。還有，他的手也沒法子伸直，如果他拿東西丟你，你千萬不要走，因爲他丟的方向是你身體的左邊，丟不中的。」中年人帶着勝利的微笑說。

約過了廿分鐘，傻子又出現在小徑上了，陪同他的還有他的老母親。

「你們這些人呀，是誰這麼沒陰功呀，打得我的孩兒這個樣子，你們看，他的膝蓋爲甚麼會流這麼多血的呢？」是傻子的母親向大衆說。

……。（兩人已到小店前）

「你們不要欺侮他呀，你們爲什麼要欺侮他呢？他從來就沒有欺侮過你們呀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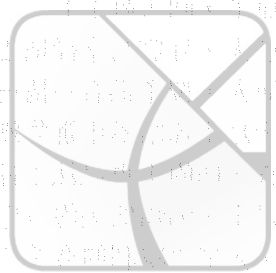
……。

「眞是前世無修囉，是那一個打成他這個樣子？」

「傻子雖然是傻，但是不像你們這樣，他只是動作缺乏敏捷而已，他並不會殺人，放火，他不會傷害你們，只有你們傷害他而已……。」

……。

「我的孩子不會害人的，你們爲甚麼要這樣打他呢？你們做事情要有良心呀！就算是對一頭狗，你們也不能這樣呀……。」



# 花紅

最近，公司裡，大家各忙各的，忙得「不亦樂乎」！

難得又是星期六，大家忙了一個上午，而下午又加了兩個鐘頭的班。當放工時，有好幾位同事索性慢些回家，叫了幾杯茶相對而坐，高談闊論，東拉西扯一番。

由最近的百物漲價，談到十八歲以下不宜觀看的×影片被禁止，由×影片，又扯到金錢問題，一提到錢，就想起年底已近了，身爲打工仔的，最關心是今年可領到多少花紅。

當談到花紅時，大家面面相覷，發出會心的微笑。因爲花紅，大家都不期然地連想到「蛇頭鼠眼」小李了。

不是我們故意在小李背後說他的壞話，其實，只要稍微了解小李的爲人，都認爲這外號不致於太過份。

論相貌，小李這個人實在沒有什麼引人注目的地方，他那一雙溜來溜去沒有一時可穩定的眼睛，當和你談話時，總是不能把目光集中在你的臉上，不是向左，就是向右，不是向右，就是向左，從來就沒有人發現他的眼光是向上的。說實在的，這和左窺右射的老鼠眼有什麼分別呢？「蛇頭鼠眼」外號就這樣得來。

小李有這樣的嗜好，就是好事不做，壞事做盡，尤善於搬弄是非，挑撥離間。

記得有一回，他竟在同事之間散播說，我們公司內的女秘書，只會坐經理的大腿，不會做事，不然，爲什麼所有的書信都推到小李身上？爲什麼所有的文件都由他打字呢？

這一句話一出口，令許多同事對小李另眼相看，至少

，佩服他敢言的「勇氣」，因爲有不少同事在私底下已經議論紛紛，公司來了一位女秘書之後，同事之間的工作怎麼沒有減輕呢？經小李這麼一說，同事們頓然明白了。

在這事件過後不久，我們探了其中一位同事的病回來，小李在辦公室內臉紅耳赤地說：「他媽的，什麼不裝，却偏偏裝病，其實一點點小感冒，也裝成大病在身，要勞師動衆的，整個辦公室空空的，如果被經理看到了，這像什麼話？好在我小李是好人，就算經理來，我也有妙計應付，不然的話，看今年大家能不能拿到半分錢花紅？」

我們這一羣同事，被他氣得目瞪口呆。

小張爲了使氣氛輕鬆，馬上接口說：「小李，剛才我們去探小黃的病，小黃知道你老兄忙，還特地吩咐我們向你問候，你老兄呀，可說是德高望重啦，小黃在病中也忘不了你呢？」

就這樣，緊張的氣氛消散了。

在放工時，我們好幾位同事則圍着小張問，爲什麼小張要說這句話。

「嘿，你不知道！小李這個傢伙，還是兩頭蛇一條！有一回，我說亞英因爲家裏有要緊事，要請半天假回家，但經理却不批准，這是經理的不對，小李這傢伙聽了，馬上走進經理室打報告，不到五分鐘，經理調我進去問話，問我爲什麼要管閒事，說什麼亞英在今年內已請了不少假！他媽的王八，這是人話嗎？亞英家中有兩個老人家，生活全靠她一個人維持，老人家有病是平常事，亞英打掃的工作又好，又快，得空就是呆坐，回家也不會影响她的工作嘛，我看，如果不是小李，事情就不會這麼麻煩。我剛才這麼說，是給他灌一些迷湯。免得這種吃飽沒事做的傢

伙搬弄是非！我們是利用吃飯時間去看小黃的病，關他屁事！不過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大家忍耐一些，免得惹麻煩。」

今年底，我們的工作比較忙一些，因爲要準備結大賬。

而小李呢！却是無事忙的！當我們正忙的時候，他却太過得空似的，口含一支香煙，左手拿起報紙，悠閒地在欣賞小說，右手呢！不停地在攪咖啡烏，茶匙和茶杯碰得噹噹作响。

但是，當經理的汽車駛到公司前時，他却連忙把報紙放下，把香煙丟了，走到大門去迎接經理，交頭結耳一番。

當經理走進經理室後，他開始打字了，而且特別使勁，打字機的聲音也特別响亮。

小李打完了字之後，就急不及待把其他同事已打妥的文件一併送入經理室簽名了。

之後，他會很快回到自己的工作崗位，抄抄寫寫，甚至檢查賬目，尤其是那幾宗大生意的，會立刻送給經理過目。

小李比誰都忙碌，甚至連上厠所小解的時間都沒有，無論經理到那裡去，小李也必然在一旁。

喜歡開玩笑的同事，都這麼對他說：「李兄，今年你一定會拿到比我們多一倍的花紅，我敢打賭，我們如果拿兩個月，你一定可以得到四個月，如果我們三個月，你就有半年！嘩，半年呀！不是小數目，你老兄扣了津貼，還有三百二，半年就有兩千元左右，好過中馬票呀！喂，先恭喜你啦！」

「嘿嘿，別忙，如果眞有這麼多，我一定請你們到××酒店××廳去吃一頓！君子一言爲定！」小李聽了同事們的恭維，樂不可支了。

還有半個月就要發花紅了，在公司辦公室內，每每在午飯時間，同事們都紛紛推測某某人可能加薪多少，某某同事今年最有作爲，必定會得到多一月的花紅，就如我們的經理，在前年中公司的貨物銷數達到多年來的最高峰，老闆見他領導有方，本來給一年的花紅，結果多給一年的花紅，而且，另外有大紅包！

最有趣的，還是小李。

小李已預算他的花紅大約有二千元，而他那輛老爺車可送進車廠，再拉一輛新車出來過新年啦！還有，就是他要在車上貼上「一路順風」的花紙，不但表示出入平安，而在事業方面也飛黃騰達！同事們只有羨慕的份。

小李列下了自己的計劃後，竟然也教別的同事如何如何花錢，如何如何花才有意思，千萬不要做守財奴，因爲錢財有來有去才是好事。

月薪領過了。

第二天，則是發花紅的日子！這一天同事們都特別早到，而領了花紅，照樣有半天特別假期，這是公司的慣例。

這一天大清早，大家都到了，却不見了小李。大家都覺得奇怪，心也頓時冷了半截，暗想：莫非今年的花紅少得可憐？

同事們先後走入出納主任的房間，各自領了花紅，一看原來是三個月，每人都禁不住喜上眉梢。

「喂，小李領多少呀？」同事們關心地問。

「哎呀，不要說啦，這傢伙一定是怕我們拉他請客，所以早溜啦！」

「你們別瞎猜嘛，他呀，還比不上我們呢！你們相信不相信？可以打賭！」

「要說快說啦！打什麼賭呢？」

「好，好，我說！你們大家聽着——」

說到這裡，這個外號鬼頭精的同事停了一停，才接下去說：「他呀，沒有機會換汽車了，他只有一個月花紅而已！」

大家感到愕然。

「沒有什麼奇怪，我們的女秘書有作秘密的檔案，誰做什麼，誰的成績都有記錄在案，所以，他平時偷雞嘛，現在呢，反蝕一把米！誰也怪不得。」

這時候，我們都發出會心的微笑！

年底又到了！而小李呢，在上個月已經辭職，再也看不到他的影子。

不過，今後如再提到花紅，不管是新舊同事，都會發出會心的微笑的。

# 接力賽

「脚提高些！脚提高些！」

於是我將脚提得更高。

「提得高，下得快！脚踏下時要快！」

於是，我又照做了。

這時，我才發覺自己的脚步輕快得多了。

「快！快！快！快！」

連續做了十五分鐘後，我終於支持不住倒下來，眼前一片綠，一片黑。

……

待我醒來時，發現王老師坐在我的身邊。

「王老師……」

「唉，這算是什麼，這只不過是開始而已。」他望着青翠的遠山說。

黃昏已過去了。

「王老師，我……。」

「別孩子氣了，男孩子能做的事，女孩子也一樣可以做到。」

我正想再開口時，他却擺擺手，我只好把話哽住。

躺在軟綿綿的青草地上，好舒服呀，我想起王老師的話時，不禁微微地笑了。

再過約十五分鐘，王老師命令似地說：「好了，可走了！」

我們在星光下並肩走着。

「辛苦嗎？」王老師關懷地問。

「不！」其實我的雙腿幾乎提不起來。

「不要緊，接力賽在妳來說，是屬於開始而已。」

「唔。」

「今後應該再下一番功夫，主要的，是要團結，只有團結才能成功，知道嗎？」

「唔！」

「我的家到了。要我送妳回家嗎？」他問道。

「不用了，因爲男人可做的事，我們女人也可以做到。」我笑着說。

「很好，那我就不送了。」他也微笑說。

一個人走在一條冷清清的路上一股寒流襲來，我身子一抖，難道女孩子眞的也可以做男人能做的事嗎？我自己必須要找到這個答案。

× × ×

「今天我要做的，是如何交棒及如何接棒，這必須是兩人互相合作才能達到成功的。首先是後方的準備將棒迅速地交給對方，而接棒的人則須預備好接棒。

王老師看看我，再解釋說：「爲了要爭取時間，因此預備接棒的人必須退後一些，在交棒的過程中，交棒的人也必須陪同接棒的人一起跑一段路程，知道嗎？」

我點點頭。

「還有要注意的是，接棒人必須知道交棒人拿棒的是左手或是右手，如果她是用左手，她一定會走到接棒人的右邊，那麼，接棒人才會很順利地用右手去接，當接棒之後，就立刻放快步，而且不要換手棒傳到左手，這不但影

响到速度，也可能導致全盤的失敗，知道嗎？」

不知多少次，我和王老師兩人在黃昏過後的草坪上練習接力賽。

在王老師多方面指導下，我在速度和技巧方面都有顯著進步。

有一次，我想將棒交給王老師時，無意間我的手伸得太快，被他握着。他便拉着我的手走了一段之後，才將棒接了過去而走了。

當他返回出發點時，他說：「像剛才的情形，如果捉到對方的手，交棒的不可驚慌，必須再陪接棒人多跑一段，讓她將棒接過去，這樣才不會影响成績，知道嗎？」

「原來是這樣。」

「當然是這樣，惟有這樣合作，才能成功。」他說：「這不是個人的表現，而是團體的合作。」

× × ×

「小秋！」

當我一踏進課室，一羣女同學却圍攏上來，以爲發生了什麼事情。

「聽說——」

「聽說什麼？」我忙問。

「聽說體育主任王老師特別關心妳，是不是呀！」

「誰說的！」我氣憤地問。

「誰說的？唉，自己做的事，自己心裏明白呀！」

「是呀，有人看見妳和他兩人每天傍晚都到大草場去，妳難道敢否認嗎？」

「妳們誤會了，我們只是去練習而已！」

「當然你們是去練習啦，」其中一位同學說，並且特地把「你們」兩個字加重語氣地說：「練幾練，王老師就被妳『練』上了啦！對嗎？」

「眞是才貌文武俱全呀！好搭配！」

「喂，我警告妳們，妳們不可出口傷人！」我大叫道。

「若要人不知，除非己莫爲！」

「是呀！應該承認才好！」

說完後，她們都得意洋洋地離去。

這一天，我毫無心情上課。

× × ×

又是傍晚時分，我懷着沉重的心情到大草場，王老師已先到了。

「小秋！」

我此時心亂如蔴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
「小秋，身體不舒服嗎？」

「沒有呀！」

「究竟有什麼事呢？心情壞，一樣會影响到接力賽的，知道嗎？」

我瞪大眼睛，滿懷疑惑地看他。

「因爲心情不好，提不起勁，跑起來也會影响速度！這是很簡單的道理。」

不錯，這一晚，我跑得很差。

當我們離開大草場時，王老師問：「有什麼心事呢？」

「沒有。」

「我知道妳一定有，不然絶不會這樣。」

「王老師，如果我講了，你不會笑我？」

「當然不，我也有責任爲妳解決煩惱。」

「王老師，說實在的，我很欽佩你的精神，你在接力賽這方面給我很多的指導，我很感激你！」

「傻孩子，這是我的責任。在我個人而言，將別人傳給我的，傳給他人，這並沒有什麼值得欽佩的地方。」

「也許因爲天天你和我在一起練習，所以有許多同學……」

「有許多同學幹什麼？」

「她們說我和你的閒話，說我們常常在一起。」我心想王老師一定會不高興，或者有強烈的反應。

「嘿，讓她們說好了，」王老師鎭定地說：「不要聽閒言閒語，專心練習吧，到了。」

「我自己走吧！」

「還是由我送妳一程吧！」

是的，我心裏不知何時起，就希望王老師和我多走一會，心中就會舒暢得多。

這段路上，我們默默地走，這時，我才發覺原來沉默比說話更具有力量。

「唔，王老師，到了，進來坐嗎？」

「不了，夜深了，改次再來吧，改天見！」

我目送他走後，心中有一片迷惘。

這一夜，我睡得很好。我夢見我和王老師又出現在草

場上。

× × ×

又是黃昏時分，我走到王老師的宿舍，然後才一齊步行到大草場，我想起昨夜的夢，不禁由心中泛出一陣微笑。

王老師因爲我昨日心情不好，所以今晚他一直陪我跑，而且互相將棒傳遞。

夜幕低垂了。

我們仍然一齊跑着。

忽然，王老師將棒傳給我，而我失手沒接着，掉到前邊去，我只好搶前企圖能抓着，但是不知怎的，竟然摔了下去，而跟在我後面的王老師，也不愼地倒了下來，我們同時都摔在一起了。

這時，我覺得自己的夢似乎靈驗了。

我合上雙眼，忽然聽到「小秋！」的叫聲。較後，我覺得有兩隻手將我的身子摟着，一股熱流由我的唇邊直透心扉。

過了許久，王老師在我耳邊問：「小秋，妳能原諒我嗎？」

「唔！」

他忽然將我的身子一放，我睜開雙眼，他已坐了起來。

「小秋，我問妳，希望妳能坦白地回答我，妳究竟喜不喜歡接力賽？」

「王老師，我當然喜歡，而且我說過，我很欽佩你。」

「我是說……」王老師說：「不早了，我們還是回去吧！」

這一夜，天上的星星閃得特別亮。我們默默地走在微風中，多麼詩意，多麼美。

晚上，我又做了一個甜蜜的夢。

× × ×

第二天，我很早就到校了。

踏進教室，我耳邊又响起了一片刺耳的聲音。

「喂！喂！又有新消息了。」

最近以來，我已被孤立了，所以只好獨個兒坐在座位上。

「接力專家的，對嗎？」

「當然啦！」

「什麼消息，快說呀！」

「不用緊張，慢慢道來！」

「接力賽專家以前在××埠××中學任教的。」

「原來如此，我們早就聽說過了。」

「妳們聽說過，妳們知道他爲什麼會離開嗎？」

「這可不知道！」

「原來他在那兒也『接』上了一個女生，學生家長們向董事部告了一狀，所以才被教育局調來這兒的。」

「原來如此！」

「他不但是運動場上的接力專家，而且也是愛情接力專家呀！」

「哈！哈！哈！哈！」

「妳們不要笑，說不定有一天他也會教妳接力賽呢！」

聽到這裏，我的眼淚不禁淌了下來，我悄悄地溜出課室。

「聽說，他已訂了婚是嗎？」

「老早就訂了……。」在教室外，我仍然可聽到那些格外刺耳的聲浪。

突然，我又想起，在開始的時候，王老師說，這是開始，還須努力呢！昨夜他又問我是否眞正地喜歡接力賽……。

從今以後，我恨體育，我更恨接力賽。

# 意外

「砰！」

忽的，車前一聲响，我捏了一把冷汗！這一回可糟了！我想。

當我定睛一看時，果然不妙，車前的一輛汽車，已有兩條大漢跳下座位來。匆忙地走到我的汽車旁！

「喂！老兄！你怎麼駕車不帶眼呀！我們的車被你撞壞了，怎辦？」

「這是意外！」我直頭直腦說。

「意外？我是問你，你撞壞了我的車，現在打算怎樣？」其中一個大漢問。

「我……」我眞不知如何是好。

「下來吧！」另一個大漢說。

這時，已有不少人圍上來看熱鬧。

在無可奈何之下，我只好下車。

「嘿，你看着，這裏凹了進去，這個『帮巴』鐵也凹了，還有，那邊的訊號燈，碎啦，哼，你是怎麼搞的！」那駕車的青年可兇極了，似乎想吃人。

而他的朋友則開口說：「漢哥，說那麼多幹嗎？開價給他啦！撞壞汽車就該賠錢！」

「賠錢？」我的心冷了半截。要賠多少？我實在是兩袋空空呀！

「亞華，你就替我算算吧，反正你是幹修理汽車這一行的！」

「呃，這點可以，一，三，百二，百二就百七，一共

是一百九十五塊！最少都要一百九十五塊！」亞華得意地說。

「喂，老兄，一百九十五塊，怎樣？」那位被稱爲漢哥的青年說。

「我，我沒有……」

「嘿，你身上沒有這麼多錢嗎？吓！哈，你果然是聰明人，眞像老闆樣，現在嗎！老闆都一樣，就怕別人半路打搶，所以，哈哈，身上都不帶錢！」亞華說。

「不，我是說我沒有錢。」我忙補充。

「沒有錢！」他們異口同聲，兩人臉上都充滿了疑惑。

「哼！駕馬賽廸的人也會沒有錢！」漢哥顯然在懷疑我有什麼用意。

「不，不，我只是司機而已！」我解釋說。

「司機？司機會這麼不小心，不怕老闆炒你魷魚？」亞華問。

「我只上班半個月！」我說：「想不到今天早上就……。」

「呃，原來是初哥！」漢哥轉怒爲喜，而且臉帶笑容：「那你準會被炒魷魚啦！」

亞華接着說：「我們嘛，不是幸災樂禍，反而爲你操心呀！」

「爲我操心？」我奇怪地問。

「是呀，這樣的事，如果讓你頭家知道了，會有什麼後果呢？」亞華說。

「後果？什麼後果？」我實在搞不清楚。

「嘿嘿，到時候，你呀，不但要賠錢，還得出錢爲老

板修理這名貴的馬賽廸，還有呀，魷魚準是炒定啦，嘿，這何止賠了夫人又折兵，簡直就是倒他媽的霉呀！」亞華說。

我呆了。

「所以嘛，老弟，爲了你的前途着想，現在給你一個整數：二一〇，不二價！怎樣？」漢哥說。

「怎樣？打算怎樣？」亞華問。

「我賠，不過不是現在！」我說。

「那好，二一〇，三天爲限，此地交錢，如果不來的話，哼，小心你的腦袋。」漢哥說完，向亞華一招手，登車揚長而去。

「怎麼辦？怎麼辦？」我六神無主。

一路上，我滿腦袋都是「胡思亂想」。

一個月百二塊的薪水，我那來二百一十塊？我怎麼付得起這筆昂貴的「賠償費」呢？

白天裏，我無心工作，黑夜裏，我無法入眠，我眞不知道該怎麼辦？

一天，就這樣過去了，我只有焦急。

第二天，我想，只有當手錶和衣服吧，但是，又值多少錢呢？

於是，我想偷錢；要偷誰的呢？對，最好的對象，可不是老闆嗎？但是，我失業了好久，好不容易才找到這份司機的工作，如果眞的偷老闆的，這怎對得起老闆呢？

唉，我想，不如明天先付五十元，另外一百六十元押後再付吧！

第三天，我照常工作。

將老板送到辦公室之後，我獨自駕車回老板的家。

又是塞車的時候。

我想：這一回可要格外小心，否則的話，又發生一次意外可不是鬧着玩的。

於是，我把車子放慢下來行着。

「砰！」

糟了，又是意外！

「砰！砰！」

駕的車子抖了一抖！

糟了，我又遇上意外了！

也許是我太慌張了，我不知怎地，竟然伏在駕駛盤上。

不知過了多少時候，我甦醒了，當我張開雙眼時，竟然發現有位小姐在摸我的額頭。

「醒了！醒啦！」

有人在嚷叫。

我才發現自己躺在草地上。

「亞弦、亞弦！」一陣熟悉的聲音。

當我定睛一看時，那女郎開口了。

「亞弦！眞嚇死我啦！」

原來她是我的老同學，外號小心兒的張一心。

「噢，原來是妳，妳怎麼會到這兒……」我喉嚨乾得很。

「是我不小心，煞車不緊，所以倒退碰壞了你的車！」她歉意地說。

「是我頭家的車！」我說。

圍觀的人慢慢散開了。

這時候，我發現臉部已受傷，而且流了不少血，而上衣有斑斑血漬。

「亞弦，我得趕去上班，碰壞了你的汽車，傷了你的臉，這點小意思，希望你收下，改天我再來看你，好不？」說完，她將一張支票塞到我手中。

「妳……」我不知如何開口。

「這是普通規矩，別婆婆媽媽，你的地址仍然和畢業刊的一樣？」她問。

「一樣。」我說。

「好吧，再見！」她揮揮手，登車而去。

說也奇怪，拿了支票之後，我精神頓時好起來，支票上寫着「三百元」！

賠償的事，終於有着落了。

晚上回到家裏，我總算放下心頭大石。

已是晚上九時半，打算提早上床以補償前兩夜的失眠時，突然媽在喊我。

「亞弦，有人找你！」

是媽的聲音。

「謝謝，伯母。」

好熟悉的聲音，莫非是她？我心裏想。

「亞弦！」

當我步出房門時，果然看見張一心坐在廳中椅子上。

「今天的事，請你原諒。」她說：「那三百元，二百塊是給你修理汽車的，一百塊是醫藥費。」

「謝謝妳！」我心中總覺得有些兒不安。

「現在沒有問題了吧！」她親切地問。

「沒問題了！」我說。

「老實說，我今天駕的汽車，是表哥的，不但沒有路稅和保險，而且我的駕駛執照也過期啦！如果眞的向警方落案，我罪可大呢！」她開心地笑。

「意外而已！這算得了什嚒？」我說。

「意外，果然眞是意外！就因爲意外，才有機會遇見你！對麼？」她說。

我笑笑。

「意外！本來有人以爲我會出國唸大學，現在反而呆在這裏，這也是意外！」

這一夜，她逗留在我家中到深夜，我們談得很投機。

由學校到社會只有一年，但，我們却有很多很多的感觸，所以，話題也自然而然多了。

在黑夜裏，她駕着汽車回去了。

「亞弦呀，那位小姐不錯呀！」媽的話，倒是語重心長。

「嘿，媽，人家是有錢人家，那會看上我這窮小子，只因爲今天的意外！」我說。

「嘿，事情往往是意想不到的。媽看得出來，她呀，對你有意思呢！你要捉住這個機會，對，意外的機會！」媽說，她的話，既溫柔，又有力。

「意外？」我摸摸臉上的傷痕，似乎痛楚已消失了。

× × ×

我不知道日子是怎麼溜走的，只知道一心頻頻到我家來拜訪，而且與媽媽建立起「感情」，對於我來說，這就如一般小說中所描述的「飛來艷福」一樣。而我只覺得既驚又喜。

這一天，我們又談至深夜。

突然，一輛汽車闖到我家門口。

媽媽頓時慌了起來。

車上跳下兩個青年，直向我家門闖進來。

一心站了起來，而那兩青年也立定了脚步。

「嗄，原來是你！」

原來那兩位青年並非別人，就是向我要二百一十塊的漢哥和亞華。

漢哥首先開口了。

「表妹，姨丈找你！」

「鬼話！我不吃這一套，你們滾！給我滾！」一心毫不客氣地下逐客令。

「表妹，這回眞的是姨丈找妳，千眞萬確，如有半句謊言，天誅地滅！」漢哥舉起了左手。

「不論眞與假，那是我的事，你們滾！」一心果然動怒！

他倆只好悻悻然離去。

「亞心，妳……」媽說。

「一心，妳怎麼這樣對待妳表哥？」我奇怪地問。

「對這種人還能客氣嗎？」一心說。

由她的臉上看，對於她的表哥，可說是「恨之入骨」了。

「你不知道他們的爲人，平日只是遊手好閒，不務正業，甚至惹事生非，你知道嗎？他有不少壞朋友，故意製造小車禍而乘機進行敲詐，說什麼賠償損失啦，汽車修理費啦，如果對方不肯付時，他們會派黑社會人物上門惹事，哼！」

她一口氣說了一大堆話。

「亞弦，許多同學，相信包括你在內，都會猜想我一定會出國深造的，但，爲什麼我偏偏沒有去呢？

「所以，遇上許多老同學，他們都感到意外、驚奇。你也有同感吧！」她問。

我點點頭。

「那麼，你們也會聯想到爲甚麼我不出國深造？是自己放棄呢？抑或是受到什麼阻力呢？或另有原因呢？對不？

「其實，我並非我父母的親生女兒，你感到意外吧！」她說。

我點點頭。

「但，我的養父養母待我有如親生兒女一樣，而我這個沒出息的表哥，爲了追求我，爲了想分得我父親留給我的部份財產，他竟然千方百計在我養父面前遊說，說什麼女孩子不應唸大學啦，又說什麼我是養女啦，讀了太多書就會忘本啦，就這樣，我才沒繼續深造，你說氣人不氣人！」一心臉上青筋畢露。

我心中，怒火在燃燒。

「還有呢，爸爸給我用那部汽車，他却偏偏要佔用，而且向外界造謠說是他女朋友的汽車，世上果眞有這麼厚臉皮的人！」她說。

媽媽也聽到口瞪目呆。

「哼，他簡直在做夢，我已經叫爸爸將分給我的財產割名給兩個弟弟了！現在，我反而輕鬆多了！」她開心地微笑。

「那以後妳打算怎麼辦？」我問。

「對那傢伙，我不會客氣的。」她說：「亞弦，我打算自力更生，用自己的手打天下，我要自己掌握自己的前途。」她說。

我不知怎麼開口了。

「亞弦，很意外，是嗎？」她笑笑說。

「是的，很意外！」我也笑了。

「由學校到社會，有不少意外；在社會上，以後自然會有不少意外發生，你們年輕人還得小心防着些。」媽媽說話了。

不錯，我們遇上了意外中的意外。

# 摸索
## —代後記

校了最後一次版，發現收集在「良心」中的拙作有多篇是不足水準的。

許多文友都有同感，寫作，若能引起讀者共鳴，那種精神上的欣慰，是非筆墨所能形容的。

初初學習寫作，心中老有瞎子的感受——摸索，老是覺得摸不着門徑。

學寫了好多年，如今發現自己仍然在摸索。其實，摸索是一件痛苦事，有如在叢林中找自己的出路；在黑暗中找自己的希望和光明。在找尋的過程中，難免要受種種挫折、艱難、危險，或者是刺激。

只有通過摸索尋找，才能踏出自己的路線，建立起自己的風格，打出自己的天地。

相信許多文友，都有過摸索的經驗，也許，愈是摸不着的東西愈吸引人去摸索。

收集在「良心」中的拙作，就是在摸索過程中尋獲的小小菓實，它算不了什麼收穫，却代表了我的心聲。我不敢祈求文友們的讚美，只希望能得到批評與鼓勵。

「良心」能夠面世，除了要謝謝人和出版社的協助之外，也謝謝柯金德先生在百忙中抽空爲「良心」校正。

詩悌

出版： 人和文化出版社
**Salam Publishers**
(22, Jln. Mawar, Setapak, K.L.)
承印： 人和印務有限公司
**Salam Press Sdn. Bhd.**
22 & 28, Jalan Mawar, Setapak,
Kuala Lumpur. 14-11
定價： **$1-80** （一九七五年十二月）